

期 四 第 耕 耘



目錄

封面	銀光
訴(木刻)	朱慶光 (一)
鞭韃知識份子上進應該流淚嗎	唐棠棣 (二)
風波	張戈 (三)
五月底禮讚	史寧 (五)
小仲馬的「茶花女」	松藤 (六)
明天	步明 (七)
沒有理智的音樂(爵士音樂和時代歌曲)	莎克 (八)
集體舞蹈	何之流 (十一)
當暴風雨來臨的時候	史寧 (十二)
洪流	星 (十三)
打狼記	李岡 (十四)
曠場一角	絲微 (十四)
墓前	陸苗 (十六)
除夕	陳煒煌 (二十)
健康比賽 (漫畫)	樂安氏 (廿一)
反對新八股	地牛 (廿三)
遭遇	馬岡 (廿五)
青春	無獸多 (廿六)
工人之家	建章 (封底內)
寫作態度與待人態度	

編者的話

讀者們詢問我們：「一葉山房叢書」是不是我們「耕耘」所出版的？其實「馬」：「一葉山房叢書」和我們根本就沒有關係；因此，我們覺得有在這里向各位讀者聲明的必要。

★ 第三期封底內的一篇文章：在「致逃避現實的文人的作者先生」這個題目上把「逃避」誤植為「逃難」，故特在此更正，並請該文作者原諒！

★ 林鴻，耀光，步明，碧雷，藝兵，史寧諸君，敬請源源賜稿！

★ 編完了這期，我們長長地噓了口氣。由於某種原因，我們將這期池到現在才編好，真是對不起廣大的讀者！對不起！

！編輯室！

耕耘半月刊

出版兼發行：耕耘出版社

通訊處：新加坡密陀律一七二號

172, Middle Road, Singapore, 7.

承印：文德印務公司

新加坡芽籠十三巷二十九號

出版日期：一九五四年六月十日



光慶朱 (刻木) 訴

鞭韃知識份子上進應該流淚麼？

康棠棣

夏衍先生在「寫方生重於寫未死」中，有一段這麼說：「你說我「鞭韃這些知識份子的時候常常帶着眼淚」，我除出同意你的說法之外，覺得須要補充的是：由於小資產階級是……；同盟軍的原故，由於在今後的殘酷鬥爭中，他們可以也必須……；長期合作的原故，同時，也由於這個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先天的動搖軟弱，在覺悟初期經不起「無情的鬥爭」的原故，所以，假如我們能夠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那麼對他們鞭韃的時候還「帶着眼淚」，和他們鬥爭時候不忘記團結，也許是必要而應該的……」

不錯，小資產階級出身的知識份子亦是組成國家的重要份子，改造他們，聯合他們；鞭韃他們冥頑的思想，把他們從昏庸，落後的泥淖中拔起，使他們也和廣大的人民共同前進，這都是重要的工作。然而，鞭韃他們上進不應該哀憐地帶着眼淚呢？這是需要我們去研究的。照理，鞭韃小資產階級份子上進，要他們與人民合作，固然不必過於無情，扳着一副冷酷的鐵面，像命令者似的，這很容易使他們生惡感的；但也不至於在猛韃着他們的時候，應該帶着眼淚罷！夏衍先生又說：「在這種場合真正的錯誤所在，我以為祇在於當作者批評和鞭韃着這些舊事象，舊人物，和舊性格的時候，由於作者不能堅定地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由於這些作者本身對一切舊時代的殘餘還保留千絲萬縷的聯繫，所以就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憐惜乃至欣賞了這些弱點！」事實上，鞭韃小資產階級，過於無情和過於多情都是錯誤的。

鞭韃者鞭韃着別人的時候，也正是自己一個考驗的機會，因為由此可以顯示出自己的思想是否還存有「舊時代的殘餘」毒素。我以為如果在這種時候，落淚，並不是一和他們鬥爭

的時候不忘記團結，實在是自己的思想和「舊時代的殘餘還保留着千絲萬縷的聯繫」也是由此考驗出鞭韃者本身還存有弱點。不然，他應該十分明瞭被鞭韃者的意識，因為，鞭韃着這些知識份子上進時，他們是剛在覺悟了以前的所非，看清了今後的正確的偉大美景，感情里容許有激烈的波動，或者，多少因受了舊殘餘的作祟，使他們在挖舊根；欲舉步踏上新的土地時忍受不了最大的痛苦，以至掉淚，這種場合，可能會使我們感動而同情的。但是，同情絕不全是流淚，實際的鼓勵才是更大的同情表現。如果鞭韃者因同情也掉淚，正表示他的感情的防線是很脆弱的，萬一被鞭韃者再表示另一些使人更哀憐的動作，那管這些動作是有意的，或是舊殘餘的作怪，而鞭韃者可能更受感動，結果是不但不能鞭韃別人上進，「往往會情不自禁地憐惜乃至欣賞了這些弱點」和他們一起掉入小資產階級落後的深坑，不克自拔了。

其實，一個真正求自己能置身於進步行列中的人，對舊的，落後的殘餘的東西，不能存有一絲的憐愛，而應堅決地拋棄。因此在他受鞭韃着的時候，即使有無限的感慨，也不應該留戀地掉淚，應該咬起牙根忍受最大的痛苦，為自己的新生而欣喜，這種欣喜是要壓抑了對舊的感慨的情緒。

一個鞭韃者在鞭韃別人的時候，可比喻如一個外科醫生替病人割瘡，一下刀患者便哀然呼痛，醫生因此便有些心動，等到患者痛至瀕於下淚，醫生也忍不住跟着掉淚，試想，這可怎能成爲外科醫生呢？鞭韃者也一樣，不能有這種浪費的感情。當然，我們絕不要在別人叫痛的時候，哈哈大笑；更不好別人叫痛，自己也無原無故叫痛哩！

風 波

張 戈

我非常
的疲乏。

一回到
家裡，便躺
到床上去，
連電燈也懶
得去扭亮。

大概是
過了很久
的時間吧。我
突然被一陣
強烈的吵聲
吵醒。但我

並沒有起床，我祇是睜開眼睛，頭
潑視被黑暗撫戀着的天花板。頭
有點昏亂。

在昏亂中，我開始慢慢地去
注意那吵聲，我終於辨認出，那
是炒粿條的老吳的聲音，音調是
很激昂和憤怒。我覺得怪，於是
，便帶上了門出去。

老吳是小販，一個挑着一個
小担子整天在馬路上奔走掙錢的
炒粿條小販。他和我很合得來，
自從我搬到這邊，我想，我就是
他唯一的朋友吧。他老吳，人很
和氣的。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
他發脾氣。

「喂，小張！你來得好！你
來得好……」
他扭緊着我的胸襟，上氣接
不到下氣地嚷，臉孔鐵青，聲音
顫抖。

「她……」
我用心聽着，雖然他的七個
孩子在我週遭嚎淘大哭，但我終
於聽出他的話的內容：
生意不好，賺不到幾塊錢

；回到家裡，又看見老婆在隔房
跟一個賣布的小傢伙及另兩個鄰
居的太太賭「四色」，聽自己的
兒子說，是賭輸了哩！……
所以，他一氣之下，抓了老
婆就摔。

「我在外頭做生意，處處要
留神馬達，簡直像小偷一樣！……」

「想她也是爲了要贏幾塊錢
來補貼補貼家費吧。」我站在他
房門口說：「老夫老妻，孩子有
這多麼多了，吵什麼呢？算了，算
了。」

「算了？喂，你小張的！我
老婆跟人家賭，用我的錢，丟我
的臉，如果你是我，你想你會怎
樣呢？」

他擰緊着拳頭，在我面前搖
着。

孩子哭得更兇，老吳嫂這時
候從房裡衝了出來，哭嚷着對我
說：「阿叔，你來評評理，你來
評評來理，我玩幾角錢一紙牌」
，他說我找「契哥」，他……

老吳怪叫了一聲，轉過身子
去，一拳拳地往老婆的身上摔，
七個孩子的哭聲沖昏了我的頭腦
，我上前去解圍，但被老吳一攔
手，我便栽了個跟斗。

我不知道要用那些字眼來記
錄這個大混亂的場面，但是有一
點可以引以自慰的，就是我當時
費了九牛二虎之力終於把老吳拉
到外邊去。

我堅持要他和我在街道上走
走。最後，他是答應下來了。

涼風一陣陣迎面撲來，我覺
得有點冷，但還仍舊走着。老吳
對我說了很多很多的話。他說他
老早就聽到一種風聲，說自己的
老婆跟一個年青小伙子搞得火熱
；他本來是不相信的，但今天卻
給自己碰上了。他一口咬定說，
他今天是「碰」上了！他還說，
他要宰掉他們！

我大吃一驚，當然，我勸他
，一句又一句，勸他冷靜些，用
自己的腦袋多想想，不要輕信謠
言……但是總之，我得承
認我講得非常笨拙，雖然這個晚
上我們在路上走了好幾個鐘頭，
我拖着疲倦不堪的身子跟他一條
街穿過一條街，打着呵欠，給巡
街的警察查了好幾次居民証，一
直到兩點多鐘，而我的勸告還是
流於白費！最後，我實在支持不
住了，便決定留他在我房裏睡覺
。他答應。

第二天早晨七點鐘左右，我
要上公司去的時候他還沒睡醒。
我不打算吵醒他，走了。到了他
家的房門口，看見房門緊閉，便
逕自上公司去了。」

因為業務的關係，今天我突
然被派到州府去，晚上我在馬六
甲過夜，第二天傍晚才回到家裏
，這時候我更覺得周身不舒服，
於是便門門睡覺去了。隔天一早
，我又上公司去。老吳的事，當
然，我使不清楚了。

但是，在下午，老吳最大的
孩子忽然到公司裏來找我。我感
到驚訝。

「張叔叔，我要去做工。」

「什麼？」我大吃一驚：「你不是替你爸爸出去做生意的嗎？」

「嗯。但是我恨他！我恨他！他兩天沒回家了，家裡的米快要完了……」

「不回家！一個有了妻子的男人可以這樣不負責嗎？老吳難道就是這種人？夫妻間的爭吵難道就會鬧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我感到氣憤。在我面前的這個十三歲的孩子在哭泣。一時湧進我腦子裡的是種種問題。

一個十三歲的孩子！窮人家的孩子！沒進過學校，家裡給他的是操勞，社會給他的是冷淡，憑他這種年齡，他能夠找到什麼工作可以來解決這個八口子的一家人的消費呢？但他卻昂然地要來嘗試！

我站了起來，長長地噓了一口氣，拍拍他赤裸的肩膀，問：「你母親怎樣了？」

「她不吃飯，兩天來都不吃飯。」

「家！孩子！丈夫！妻子！愛！恨……在於窮人，都是一種恐怖的威脅！」

我沒說什麼，有什麼好說的呢？除了給這孩子一點安慰外，我又有什麼可說的呢？

然而，他纏着我，硬要我給他找個工作，而且要我現在就找他。

我答應他，沒顧及到什麼。他走了，一邊揩擦着眼淚。晚上回到家裡，他馬上跟了

進來：

「張叔叔。」

我轉過身子，不其然地我遇到他期待的眼光，我感到慚愧，由於我無能為力。

「明天是禮拜天，張叔叔替你到外邊去找，好好回去吧，小心看顧弟弟妹妹們……」

我的聲調開始沙啞，因為我發覺我現在在製造美麗的謊言。我要往那裡去替他找工作呢？以他這個歲數祇不過可以給人家當使喚的「打雜」……

但是，他終於是給我騙走了。

我睡不着，我在想，如果我是他，我該怎麼辦呢？不找工作成嗎？爸爸不回家，難道全家人等着餓死嗎？如果媽媽不吃也不管。啊！人生……

窗外送來了一陣沉重的鐘聲。——已經是子夜時分了！我站起來，倚到窗前，凝望着窗外的一片漫長的黑暗和死寂。……

我決定了，現在我真心地決定了！無論如何，明天一早就替這孩子去想辦法，盡我最大的努力，去找我所有的有錢的朋友，把這孩子的遭遇告訴他們，也許他們會給他幫忙。

第二天，我出去了，到了老吳的門口，吳太太兩眼虛腫，精神沮喪地走了出來，我再度用我笨拙的口，說了些安慰的話，雖然我明知這這白費的。吳太太聽了勉強笑了笑，她說她也預備要去找工作，看她的樣子，好像很堅決。她也托我替她找找看，

我一口答應下來，走了。

午後，我回來了，帶着一個空白的消息。

一個鐘頭後，我決意去找我的窮朋友小宋。但是到了他的家，卻是撲了一個空，我祇得留下一張條子，失望地回家。

「爸爸剛才才回來過，但是我們都不睬他。」十三歲的孩子說給我聽，當我進門的時候。

「這是不對的；他是你們的爸爸！」我責備他。責備一個人是非常容易的啊！

「那你爸爸呢？」我問。

「他再出去了。」

「沒說什麼嗎？」

晚上，小宋來了，我把這件事統統告訴他，他很同情他們，他說：

「他們都對，但是也都不對！」

「不管對不對，你就幫他們想想辦法吧。」

小宋答應下來了。這窮朋友還拉我一道去看電影。

散場後，我留他在我家過夜。

十一點鐘左右，老吳突然推開我的房門：

「小張……」一句話說不下，他哭了。

我第一次看見他哭。

「……我想來想去，想不出辦法，難道這是我的錯嗎？做丈夫的天天在外邊吃苦，老婆在家裡……」

經過我和小宋的相勸，他開

始說話了，說的是上面這些，他還說：「我覺得做人真沒意思：……」

這還不是說，他預備去死嗎？我不禁慘然。

「老吳，你說你在外邊吃苦是不是？」小宋說了：「難道你老婆在家裏就不是吃苦嗎？沒有她，你這個家會像家嗎？」

「家？什麼家不家！她祇會替我生孩子，替我吃飯，花錢！」

小宋的口被塞住了，但過了不久，他又再說話了，實在的，他真行，他會給老吳分析。

他說老吳會發生這樁不幸的事，主要原因是因為他生意不好

，這使他連想到不能養活一家人而悲懼，因此便脾氣不好；接着的是人家在他面前說了閒話，這是這件事的根；加上她太真的

是在跟人家賭，而賭友中真有一個小夥子，這在他心情不好的時候一看之下問題就出來了。賭固然是不對，但是做丈夫的應該指出加以規勸，因為一個人是難免

不會做錯事情的，而夫妻間的感情在互相規勸和鼓勵之下總比用武力來出個人的氣來得比較好些

。一個正常的女人在一種正常的環境下是不會有外遇的，就像一個男人一樣。一個人不能輕信謠言；再說，要是做丈夫的可以在一氣之下便丟掉這個家，那麼，

做妻子的當然也可以這麼做，因為夫妻間的地位是平等的。如果事情真的這麼發生了，那麼這些孩子又交給誰，這在他們兒童的心理上會起什麼變化？……

總之，小宋的話真多，不知道他是從那裏搬來的，他足足說了兩個多鐘頭，詳細細地，平心靜氣地給老吳講。

第二天黎明，小宋和我便陪着老吳上巴剎去買一條「料」，還帶老吳整理小担子。到了七點鐘左右，老吳便跟孩子們在吃飯

。他太太在廚房裏洗衣。我和小宋走了出來，在十字路口分手，陽光向我們微笑：……一九五四，五，廿二燈下

五月底禮讚

史亨

五月。

鮮紅的太陽照耀在赤道上，海面上掀起了排空巨浪。昔日的北方，五月裏的青年在呼號，在向着一個共同的目的；今日的北方，五月裏的青年在歌舞，歡笑，齊步踏上康莊大道。

五月，是熱烈的夏季，卻是青年的春天，

也是時代的里程碑。五月，青年的心像太陽：在燃燒，在跳躍。來自不同的區域，穿着不同的衣裳，爲着共同的目的，不分性別，齊奔向同一個方向。五月的太陽比往日猛熾，五月的青年比往日倔強。在廣濶的草場，在喧鬧的街道上，青年們像戰士奔赴沙場，舉着堅定的步伐，衝破鷹掌，衝過荆棘，溝渠，越過高山，

峻嶺，衝破重重障礙，爲着衝破罪惡的堡壘，爲着搗毀黑暗的殘牆。……

五月是青年的，青年的生命在五月裏煥發着光彩，閃爍着新的希望，青年的生命在五月裏更雄偉，更富有力量。青年是時代的號角，是歷史的先驅；在五月裏，青年喚醒了千萬的人羣，青年們用自己年青的鮮血爲歷史寫下新的一頁。

五月是青年的，青年的鮮血洒落在五月的土地上。

五月是熱烈的夏季，卻是青年的春天，也是時代的里程碑。青年被五月的精神所感召，五月裏，青年的心比往日緊貼得更堅牢，更剛強；爲着正義，爲着和平，青年的心齊向真理，齊向太陽。

五月是青年的，青年的行列盤踞在五月的土地上。……

小仲馬的「茶花女」

松藤譯

體裁：歌劇

性質：愛情故事

時間：十九世紀

地點：法蘭西

初演：一八五二年

主要人物：瑪格烈特·哥吉耶，一個法國婦女

娜寧，她的女僕

伐威爾伯爵，一個愛戀她的人

亞芒·鄂華勒，她的愛人

M·鄂華勒，亞芒的父親

善于當斯女士，瑪格烈特的朋友

本事：

瑪格烈特，哥吉耶在巴黎是一個名譽很壞的婦人。她的性格的象徵便是一朵茶花，蒼白和冷淡她本來是在成衣店做過女工的，但是有一次當她在巴涅爾市療養的期中，認識了一位顯赫權貴的公爵老爺。這是因為公爵老爺有一位女兒，也是跟她的相貌一樣長得很酷肖的緣故。公爵的女兒去世了以後，他便帶着瑪格烈特回到巴黎去，把她介紹給這個潤人的社會，然而因為她過去的生活，便有人在街頭巷尾給她製造出種種謠言來，使社會咒詛她，誹謗她。她是愛好清靜安閑和渴望溫柔的，真正的愛情的，而且很想有一天能夠離開巴黎這種繁華奢侈的生活。只有少數明瞭她的人，才會尊敬她。她因為賭牌輸了而負債纍纍，自個兒一個錢也拿不出來還給債主。

最近有一個追戀她的伐威爾伯爵，答應替她付清一切債務，如果她答應給他做情婦的話。但是湊巧得很，她還沒有答應伯爵的要求以前，她遇見了亞芒·鄂華勒。亞芒除了給她的愛情以外，其他什麼是沒有的。亞芒是通過善于當斯女士——瑪格烈特的女裁縫——的關係，才得和瑪格烈特認識。善于當斯是瑪格烈特的鄰居，她常常把自己當作瑪格烈特的要好朋友；她持瑪格烈特這般殷勤誠懇，是因為瑪格烈特對她的錢一向是很慷慨的緣故。

最初瑪格烈特是藐視亞芒的愛，雖然她很渴望

去過一種簡單樸素的生活，但是她覺得無論如何，她是不能在窮困中過活的。亞芒始終是堅執的。最後他是勝利了。他愛上了她，並且對他說她要棄絕目前一切的友人，跟亞芒在一塊兒生活。因為她咳嗽得很厲害，亞芒要她離開這個鬧嘈的巴黎，到一個清靜的環境去休養。她是需要新鮮的空氣。

不久，瑪格烈特，亞芒，娜寧，她的女僕，便一起搬到鄉下去。她們居住在一所小屋子裡。最初幾個星期內，亞芒是不信任瑪格烈特的，他懷疑她是離不開她的舊友。等到他發覺瑪格烈特的真情以後，他才完全的安心下來。兩人從此很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在花園裡，亞芒在種植了許多鮮艷的花，這代替了瑪格烈特在巴黎時佩戴着的蒼白的茶花。

他們的歡樂是暫時的，非永恆的，因為亞芒的父親尋到瑪格烈特這兒來，要求她答應和亞芒斷絕關係，她知道她過去的不名譽的生活，而且感覺到亞芒是在丟他自己的臉，甚至於在丟他們全家的臉。瑪格烈特是不會輕易聽信他的話，她知道亞芒是愛她的，而且只有她跟他在一起的時候，他才會感到幸福的。嗣後，亞芒的父親便將實情告訴她，說他有一個女兒早已和一個男人訂了婚，現在這男人威脅要和他解除婚約，如果亞芒堅持和瑪格烈特同居的話。為同情和可憐這無辜的少女，瑪格烈特答應亞芒的父親和亞芒分裂。瑪格烈特知道除非她背棄他，亞芒是斷不會離開她的。於是她計劃去告訴亞芒說她不再愛他了，而且要恢復她以前的浪漫生活。這一來，亞芒的父親才真正的相信她真心愛亞芒的，他答應等她死後——她也感覺到自己的生命是活不久的！去告訴亞芒，說她是為了他們家門的名譽才辜負他的。

瑪格烈特，深信自己是不會對亞芒撒那麼一個大謊的，就寫一張便條給亞芒，宣告她厭惡亞芒供給她的簡陋的生活，現在一心要回到巴黎伐威爾伯爵那裡去。當亞芒讀完這便條以後，他暈倒在他父親懷裡。

亞芒離開那小屋，又再離開了巴黎，一連幾個

明天，快樂的明天；
 明天，幸福的明天。
 我這樣地期待；
 摸索；緊追；戰鬥……

這決不是虛言呵！海洋的彼岸
 一個巨人在矗立。
 地球的極端，
 一盞明燈在照耀。
 一連串的事實；
 一系列列的明證。
 是快樂的，幸福的
 鐵的寫實。

明天

步明

總會降臨的——明天，
 我這樣地自信。
 壓迫，欺詐；強權……
 將從此結束。
 這不是甜蜜的謊言；
 這是歷史的發展規律！
 明天，明天呵！
 明天就是理想；
 生命失去了理想；

生命將成爲乾涸的河床。

明天，
 只有等着；等着；
 只有吹牛和誇大，
 那是對明天的侮辱；
 那是生命的浪費。
 生命在我們，
 只有一次——
 這樣寶貴的一次。
 應該在每一刻；
 每一分；每一秒……
 發出火光和戰鬥。

出版

雖然「茶花女」一書是以小說的形式在一八四八年出版，可是當一八五二年，它在歌劇裡初次上演後，它的聲譽更爲世人所注目。「茶花女」在法國的舞台上，大胆地給當時的社會道德問題予一種新的措施。無疑的是受到嚴重的喧擾和打擊。給現代的觀眾來評論嗎，瑪格烈特和她的戀愛史，似乎有點兒誇張的表現，因爲劇本裡面的人物個性，都是多情的和不現實的。但是其中所指出來的道德問題，是每一個社會都一樣，不管它是在現代的社會裡仰或是在一千年前的社會裡。

譯自「世界文學名著小說梗概」——美國約紐

批評：
 亞芒趕回來巴黎的時候，瑪格烈特的生命已經奄奄一息了。只有她的女僕娜寧和其他一些忠實的朋友跟她在她一塊，至於普于當斯女士呢，卻是因爲瑪格烈特，甚至於在這垂死的境況裡，還是與她抱着一有福共享的態度。在一間簡陋和破舊的房子裡，亞芒找到了瑪格烈特和娜寧。他適好看見她躺在床上，仍舊佩着他以前給她的一朵樸實的小花。他跪在她身邊，請求她的寬恕，並宣佈他對她的永恆的真愛。於是，這個一度名震巴黎和美麗的茶花女，現在卻是她胸前那朵小花一樣的憔悴了，乾枯了。她就這樣地長眠在她底熱愛的手腕裡。

星期不見他回來。此時，瑪格烈特又再度在公共場所出現，仍舊佩着一朵茶花，過着以前那種糜爛的生活，不是在劇院裡出現，就是跟她的老知交賭牌。伐威爾伯爵雖是她忠實的伴侶，可是她的心卻永遠是跟亞芒在一起。她的咳嗽一天比一天厲害起來，知道她自己是再活不久了，她盼望能够再見亞芒一面。
 當瑪格烈特和亞芒見面之下，亞芒無情地侮辱她的名譽，和伐威爾伯爵。激怒之下，他撮了一把金幣向瑪格烈特擲去，而且說她完全是被金錢引誘，唯有金錢的力量，才能勒住她的心。亞芒又當衆侮辱伯爵，說他並非是一個正人君子，正如金錢一樣，被人利用。伯爵是向他挑戰的。在決鬥中，亞芒傷了伯爵之後，即告離開巴黎。直到他的父親，覺察到瑪格烈特的偉大犧牲後，才寫信告訴他的兒子，說瑪格烈特爲何肯棄他的理由。他解釋瑪格烈特離開他的動機，完全是爲了他的妹妹的名譽和幸福。

沒有理智的音樂

莎克

——爵士音樂和流行歌曲——

沒落的布爾喬亞文化藝術，在今天，已經是一種發展到儘量利用一些原始的，低級的「性」的情感來麻醉和欺騙人們，它所造成的結局與後果，是兒童被教壞了，年輕人和老年人也被教壞了。純潔天真的變成邪惡，頹唐享樂的變成極端瘋狂浪蕩和淪沉。

本坡華校青年學生親身感覺受到色情文化的威脅，發覺了自己親愛的兄弟姐妹，同學朋友受毒蝕；發現了它是我們思想的敵人和造成社會道德日益淪落的兇手。因此，在大家普遍的覺醒下，同學們團結起來了，掀起了反色情文化運動的旗幟，加強了對色情文化藝術思想的搏斗。

所以，在這個時候，要揭穿色情文化的假面目，暴露色情文化的本質，並提出討論和研究關於色情文化藝術範疇中的毒害人們意識思想的色情工具的理论，是非常必要和恰當的。

爲了想從學習中得到教育和充實，爲了想從工作中得到快樂和慰安。筆者決意把自己所學到的那麼有限的關於音樂範圍內的一點點東西。誠實的獻給朋友們。

「黃色音樂」這個名詞，顧名思義，應該是指那些企圖麻醉人們理智和毒害人們思想的不健康的音樂。所以「黃色音樂」不只包括了那低級的墮落性和享樂性，（美國爵士音樂和電影流行歌曲）；同時也包括了那些相似於超然物外但實際上却是粉飾昇平的愚民的歪曲性非常深厚的幫閑的形式主義音樂。由於後者現階段和我們所發生的關係不很密切。所以暫時不談它。

一提到墮落性的「色情音樂」。無可非議的大家都曾立刻非常敏感的聯想到那舞廳中通宵達旦悠揚的配合扭臀振乳的色情舞蹈的獸性音樂，爵士音樂以及電影戲院，歌台，電台，所播出唱出的同色情文學，下流詞彙相結合的放蕩的迎合小市民低級趣味的流行歌曲——中國爵士音樂。所以爵士音樂和流行歌曲被稱爲墮落性的音樂，事實上是不過份的。

如衆所共知爵士音樂正像其它的上層建築一樣，是有着決定本身的整個發展進程的社會基礎和社會根據。要澈底了解它和正確的認識他的色情本質，是非從它的產生根源和整個歷史去追究不可。

現在，讓我們翻開歷史書，查查舊案底罷！一切都可以非常明白了！

近一百年來，美國的黑人是從非洲被白人像豬仔一樣的賣到了遙遠的美洲去。從那時候起，他們就在過着一種的非人奴隸生活。他們沒有自由，平等更談不上。他們被歧視，被奴役，像牛馬一樣整日整夜的工作，勞動果實不用說是全被剝奪了。所以，處在那種非常苦難的日子裏的黑人。在面前很自然的擺有了兩條彼此相對立，非走不可的道路：一條是堅決的抗拒到底的反抗現狀的革命的進程的道路，另一條却是在高度壓力的發展下軟弱畏縮的向現實屈服的道路第一條他們是走過的。但由於當時外在條件和內在條件都不很好。他們只好選第二條走，而且走得很快。因之在相應着這種奴隸的社會生活（包括經濟、政治和文化的生括）的情勢下。於是表現在音樂藝術方面。最初就有了內容是充滿悲憤的，不滿的和帶反抗性的黑人音樂。其次是那反映在高度壓力下畏縮生活的悲傷的、痛苦的失望的和暫求強烈節奏和歡樂的、自我麻醉的神經質的音樂語言。美國白色的布爾喬亞一方面出於與黑人在社會基礎上有着不可調協的矛盾。他們極欲需要得到一種配合經濟動向的音樂藝術。另一方面則由於他們本國是一個向來是唯金圓是圖的後進的布爾喬亞國家。所以對文化藝術的研究態度表現了他們極高度的懶惰性。對於歐洲的一些正派音樂的接受態度，也由於本身音樂藝術修養的貧乏而不僅一無所知且顯示了極端的厭惡。因此，他們便將在黑人村落中所偶

爾被發現的正在發展到只想要求跳動的粗淺的、求享樂的節奏，強烈音響變動極大的黑人音樂——初期的爵士音樂。介紹，不，是銷售到舞廳里去。從那時候起，黑人音樂是變質了。民族音樂中特有的純樸性在老板們加油加醋的階段下，完全失掉了。成了純粹為麻醉人們思想和吸收大量金圓的商業化的迎合市民低級趣味的東西。在那種受鼓勵和有着非常方便於傳播於這類聲音的社會里，爵士音樂能以最快的速率任意泛濫到各個角落去，實在不是偶然的！

好了，如果以為從上面的歷史觀點來証實爵士音樂的麻醉本質還欠足夠的話，那麼我們還是可以再從創作方法來觀察和發現爵士音樂的創作動機。

爵士音樂創作方法的特徵（歌詞）：（一）因為它是最典型的人造藝術樂，所以必然的其內容是主觀，幻想，病態和色情。當然在音樂的表現形式也不能避免的是同樣的患了那反映病態內容的怪症。因此爵士音樂的旋律，通常來說都是不合規律的，形式是奇形和怪狀。在性質方面所給與的音響感覺，我們可以這樣肯定的說：除了瘋狂的歇斯底里的野蠻的一些噪聲以外，是什麼東西也不存在的。讓我們引証這樣一個最有力，最現實的例子罷！美國電影所播唱的所有那些沒有輕微調性感覺的爵士音樂。普遍上都不是一些掩沒了理智和良心的顯示獸性的音響嗎？我們只感到我們是被監禁在一間神經病院里，四周都是刺耳的怪聲，我們的聽覺感官正在被處死刑。

爵士音樂的節奏是千篇一律的機械地表現享樂的色情的舞蹈節奏，它含有強烈的刺激聽眾們的情感和挑撥聽眾們的性慾。墮落場所之所以採用爵士音樂，最高的意義就在此。

爵士音樂根本就沒有應用西洋音樂發達的基礎！和聲，也不可能應用和聲，協和和弦被發現在爵士音樂中是將被視為奇蹟的奇蹟出現。在聲樂表現上由於內容的決定是被尖着嗓子大叫大鬧。器樂的演奏呢？則同樣的是表現狗吠貓叫或機械化的怪聲。這種在音樂的審美學上被稱為最不合理的無賴的油腔滑調的聲調，噪鬧癡狂的音響，色情肉感的內容，對於崇高的音樂藝術的任務來說，表現了極端的下流與無恥！

如今，如今啊！我們不該再用感覺來代替耳朵了，我們應該依賴自己的理智從感覺中來達到認識，批判和清算爵士音樂的目的。我們從各點引証中有力的說說明了爵士音樂的色情本質反動性和它的發展前途的必然沒落性。爵士音樂是不可避免的將緊隨着社會基祖的動搖而無情的被消滅掉。

隨着我們要談「流行歌曲」。

「流行歌曲」，是今日公共場所被鼓吹和喧染為「國語歌曲」但實際上却是色情的爵士音樂的胭脂妹妹，它同時也可說是偉大的聾耳為首的新興音樂國防音樂的敵人——庸俗的沒落的黎派音樂的嫡系，講得更詳細些可以說，是黎派音樂的發展和延長，鑒於這種緊密的血肉關係，要了解和熟悉時代歌曲，現在實有先談黎派音樂的必要。

黎派音樂的鼻祖是當時「明月歌舞團」的領導人黎錦暉先生，黎派音樂的稱號就是從黎先生的姓來的。黎先生有名的代表作品有：「毛毛雨」、「妹妹我愛你」、「桃花江」和兒童歌劇「一月明之夜」、「葡萄仙子」等形式與種類的內容。是曲解現實的兒童歌劇，我們都知道，聾耳時代是祖國處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包圍壓迫下，執政者貪污腐敗，顛覆無能，民族危機日漸加深的時期。因此，懦弱和落後的知識份子，小市民們對於現實的苦悶和環境的厭煩，由於覺得無能為力去改造便消極和痛苦起來。他們只希望（這希望是環境所造成）能悲觀的向帝國主義麻醉腐化的文化藝術中去求暫時的滿足。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實在是給低級趣味的藝術無形中造成了一個絕好的傳播流行的機會。當然，在那時善於營鑽的投機取巧的黎錦暉先生是不會也不想會錯過這個機會。因此，「毛毛雨」，「妹妹我愛你」以及「桃花江」這些從小市民落後的享樂主義的生活里吸取題材的只為人享樂或悲傷的麻醉歌曲，便源源的如人造絲一樣的被大量製造出來。由於黎派音樂本質上是那麼樣親切的迎合小市民的庸俗的社會趣味，由於它是那樣的易於上口和了解（這是針對牛角尖學院派音樂而說）。所以它便很快的佔據了當時所有需要音樂的場所。

在當時教育環境方面，全樣的黎派音樂也享有全部本身發展的有利條件。當時的中小學音樂教材，都是教育部所規定的屬於禮儀紀念和軍黨部中所流行的死板的舊歌。且樂理教本方面不管是量或質也都是超越於為當時學生程度之上的。所以自然而然的，學生不會發生興趣。另一方面，當時音樂學院中國人所寫

的外國旋律外國和聲節奏的「中國曲子」的作品，不但很少，且不容易學和懂。所以學校音樂教育自身所造成和存在的弱點與空隙，便又為黎派音樂所乘入。

黎派音樂的特徵：(一)在思想感情上是表面的強調和政治無關係，說是純粹為表現市民們的日常感情的音樂，且要求音樂必需給人以喜悅。對於音樂所造成的思想後果是否會引人墮落，沉湎，頹唐或甚至於犧牲掉前途或生命，它是完全不過問的。但是，事實上黎派音樂的思想是並不脫離政治和社會，它是當時帝國主義所意識到用來麻醉祖國人民的思想工具。黎派音樂後來成為敵偽音樂，一點也不是偶然！(二)黎派音樂的創作方法，因為它素來就對那不拘言笑的嚴謹的學院音樂採取敵對和表示蔑視的態度。他很快從民歌中學會了利用民歌旋律中的熱情文學中的和從電影戲院中的美國爵士音樂，學會了表現新的草率感情的原始節奏，以及學會了採用流行中的色情成份，和增添湊合的使本身變成一種適應於苦悶環境里所產生的向下的要求所迫切需要的音樂。這種頹唐音樂是無孔不入的，所以它比一般硬搬西洋古典音樂的學院派更多的愚弄羣衆，更多的發揮了粉飾昇平的欺瞞作用。

隨着「九，一八」來了，反日的羣衆號角也吶亮吹起來，這是大衆要求解救民族危機的憤然的呼聲。這時衆多的熱血青年音樂戰士在為大衆神聖的抗戰要求而歌唱，很多有良心有正義感的音樂大師們（黃自先生等）也起來響應，共同建立起國防音樂。他們寫的是抗戰的歌曲，唱的也是抗戰的歌曲。這些富有力量與進取性的新興音樂很快的被散播到每個地方去，它代替了羣衆思想意識中被色情音樂所佔據了的位置。這些音樂很快的就改變了羣衆過去的呻吟似的聲音。驅除和消滅了羣衆口里的為表露大腿乳峯的曲綫的色情的黎派音樂。真正地為工農大衆的呼聲。黎派音樂被打倒了！不，事實上並沒有完全被滅絕，它相似於社會的惡勢力一樣並沒有死得乾淨。它是無時都不在尋找東山再起的復興機會。

抗戰勝利了，黎派音樂復活的時候也跟着出現了，它更乘它在美國出生的胭脂姐妹爵士音樂被販賣到中國來的時候。直接和爵士音樂兩位一體的化合起來。掀起了它「時代歌曲」或「國語歌曲」的當乎其皇的旗子。「何日君再來」，「香格里拉」便隨着歌舞昇平的眺風騷色情的艷舞。施展了老一套的嬌聲媚氣的迷惑舊技。

「時代歌曲」是黎派音樂的再生兒。它除了顯明的表現其極荒唐無恥的「性」的內容以外，它有時也吸取民歌的創作旋律和採用表面是進步歌詞的內容。不過他們的創作方法和創作態度是跟嚴肅的正派的新音樂的態度方法完全沒有絲毫共同點。它們不僅唱「青春舞曲，且同時也唱」把生命交給歌唱」實際上它們是「脫胎換骨」，「洋酒裝在中瓶里」。在旋律上，節奏上和表情方法它們都原形畢露的表現為最能麻醉羣衆刺激羣衆和欺騙羣衆的表現方法。這種音樂的投機性和狡猾是非常卑鄙的。它使到很多的青年學生都受騙。他們失掉了理智，昏迷的走進歌台和面對着收音機。被這些劣等貨色所盡勾引能事沉醉在刺激鄉里。呵！一流歌曲」的假面具，要隨時揭穿才行！

最後，我們所得的結論是：爵士音樂，黎派音樂和流行歌曲是屬於形式主義音樂範疇內三個本質上都一樣的東西。它們不只內容是違反了為表現大衆思想生活和現實生活的正音樂的基本要求。而且形式也同樣是否定了正派音樂科學的創作方法的基本法則。所以它對羣衆是非常不利的，希望大家能不時加以警惕！

反黃色音樂的問題，不僅是一個純粹的音樂教育問題，且同時也是一個關係重大的整個社會的問題和……的問題。所以取締黃色音樂的方法實有賴於全社會人士的切實實行。我們不只要要求學校當局嚴禁採用黃色音樂為教材（本坡有很多小學教員因對黃色音樂認識不清楚而以「流行歌曲」為教材）。和電台不播唱害人的色情的黃色歌曲。且我們更重要的要求音樂家們能多量的創造出調子美，音韻美，反映現實生活易唱和易學的歌曲。因為羣衆不能夠沒有自己的音樂，他們不只需要聽且同時需要唱。所以在這反黃色文化的偉大運動里，我們只有做到給羣衆有音樂聽和有音樂唱才是最根本最可靠和最積極的辦法，反黃色音樂才算收效！

記住罷！朋友們，當羣衆有音樂的時期，正是色情音樂面臨死亡的時期。色情音樂的末日是為期不遠了！

C調2\4 年青的朋友趕快來

(1) 3 6 6 3 6	(2) 3 6 3	(3) 3 6 5 4 3 2 1 2	(4) 3 —
(5) 3 6 6 3 6	(6) 3 6 3	(7) 2 3 2 1 7 2 1 7	(8) 6 —

音 樂：全曲八小節，每節二拍，共分八段。

人 數：人數不限定，越多越好，但要成雙數。

隊 形：單行圓圈，一，二報數。

基本步法：跑跳步。

動作說明： 第一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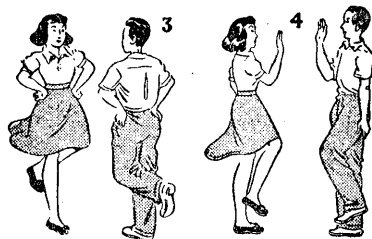
- 1.前八拍，大家牽手向右轉，用跑跳步（即右腳跳，左腳提起，向前踏一步；再向左跳，右腳提起，向前踏一步，連續上去）前進，至五，六，七，八拍時一數拉二數的手高舉，在本位繞圈如圖（1）。
- 2.後八拍，動作與（1）相同，但向左前進。



第二遍：

- 一，二數面相對二數在內圈本位跑跳步。
- 前八拍的動作：

 - 1.自己拍手。
 - 2.兩人互相對拍。



3.4.重複，如圖（2）。

5.6.7.8.一數的右手拉二數的左手高舉起，一數在本位繞一圈如圖（1）。

9.右手手掌放在後腦上，左手斜下舉，右腳跳出，腳跟落地於前方。

10.交換手脚，動作同9

11.12.動作同9.10。

13.14. 15.16.動作如圖（1）。

第三遍：

前八拍1.2.3.4.兩人相對，兩手叉腰順時針方向轉。

5.6.7.8.跑跳步繞圈，回到原位，如圖（3）。

後八拍9.10.11.13.用跑跳步在本位互行舉手禮如圖（4）。

13.14.15.16.一數向左轉至原舞伴另一面，再從頭舞起。

當暴風雨來臨的時候

· 何之流 ·

暴風雨來臨的時候

我們——

年青的一群

充滿着活力的一群

要鎮定

要謹慎

勇敢地拿出我們

鐵般的決心

鋼般的毅力

駕駛着「人生之舟」

冒險地

衝過澎湃的海浪

向着光明的彼岸前進！

當暴風雨來臨的時候

呵——

多可怕呀！

天空佈滿着烏雲

風浪洶湧地激盪

——總之是「死」的威脅！

但，我們

年青的一層

充滿着活力的一羣

決不怕這些！

爲了真理

爲了正義

——爲了一點的光明

我們

更勇敢地

更堅決地

拿出我們的勇氣

拿出我們決心

抵抗那「黑暗」的襲來！

勇敢地起來

我們——年青的一羣

充滿着活力的一群

快起來吧！

請記住：

團結就是力量！

別忘了：

黑暗過後便是黎明。

現在——

只要我們

年青的我們呵

衝過了這層「黑暗」的圍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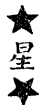
便是光輝的黎明了！

洪流
 洶湧地澎湃在
 憤怒的江河，
 連綿的山崗。
 洪流
 不滅的洪流！
 滾滾地向前奔流，
 滾滾地向前奔流，
 流向勝利的彼岸，
 流向黑暗的盡頭。
 黑暗的魔掌
 阻擋不住洪流的怒號。
 看呵——
 從破落的甘榜、農場
 從遙遠的城市、小鎮
 從受難的土地上……
 被壓榨的生命，
 被摧殘的靈魂，
 還有一切求生者的呼喚……
 巨大的力量，
 匯合成浩大的洪流。
 洪流越來越兇猛，
 洪流越來越雄壯。
 洪流
 不滅的洪流！
 滾滾地向前奔流。
 夜裏的惡魔戰慄了，
 期待的心靈在歡笑。
 洪流
 浩大的洪流！
 滾滾地向前奔流。
 衝吧！洪流
 衝毀黑暗的殘牆，
 築起光明的大廈。

洪 流

史寧

打狼記



在一座叢密的大森林邊，有一個小小的村子，這村子雖不很大，但有相當的出產，於是村民們都能安居樂業。

有一天，當村民們正忙着工作的時候，忽然發現遠遠來了一群狼，大家立刻放下工作，持刀拿斧握棍，準備給這羣狼一個重重的打擊，當狼羣靠近村子的時候，村民們把它們重重包圍起來，打算全部殲滅它們。啊！這羣狼可真不少，大大小小總共有四五十頭，它們看見這麼多的村民手裡都拿着武器，來勢兇兇，於是便自己圍起圈子來，張開口露出鋒利的牙，準備抵抗。村民見了這種情形，也就不敢立刻衝過去。這時，一頭老狼開口說：「鄉親們！請你們高抬貴手吧！我們在別的地方受到人們的驅逐，一連經過了好幾個村子都挨到人們的追打，不要說沒有得吃，就是連休息的機會也沒有，並且我們和你們往日無仇，近日無冤，今日路過此地希望你們可憐！可憐，饒了我們吧！」聽了這一番話後，村民中起了一陣騷動，大家都議論紛紛，不知怎樣決定。因為它們的確是精疲力倦，垂頭喪氣的樣子，於是有一個老年人就說：「看他們樣子都是怪可憐的！一點抵抗力也沒有，放了它們算了！」村民們也就跟着說：「是啦！我們不應該打落水狗。」於是這羣狼就被放走，而且，就在那森林裡停留下來。

狗，我們應當看它是怎樣落水的；若是被人們迫下水的，那我們就不應該因為它們下了水而饒過它，若是它不小心掉下水的，那我們也應當乘它在水里無能做事時給它一個打擊。若是它自己跑下水的，那我們更應該小心，因為它自己下水必然是想以此來柔和人們的心，可是當人們一不小心，讓這些落水狗爬上岸後，它們就會狠狠地回過頭來咬人一口。」

村民聽了這一番解說後就立刻明白他們做得不對了，一些年青人就提議組織打狼隊，這提議立刻受到全體村民的贊成，於是一個打狼隊便成立了。差不多全體青年力壯的小伙子都參加了，這一天，這些人便一個個帶着武器鬧哄哄的去打狼，不管村長如何勸他們留下一些人來保護村莊，可是沒有一個人肯，好容易才把十幾個人留下來，他們口口聲聲說村長不是，不應該留下他們來。

那羣人馬浩浩蕩蕩地向森林前進，進了那叢密的森林，到處都是參天的大樹，行走不容易，於是他們便分做二隊。去搜索狼窩。森林裡根本沒有路，他們一面除草砍樹一面用自己的腳踏出一條路來。一小時，二小時，時間漸漸地過去了，可是連狼的影子也沒有，到中午的時候，他們便集中在一起吃午餐。許多人覺得疲倦便躺下來休息。當大家不注意的時候幾隻狼從草中闖出來，看見這麼多人就立刻回轉頭去逃走了。再經過一個下午的搜查亦沒有成績，於是這些村民只好敗興而歸。

回到村中，才知道那羣狡猾的狼乘着大夥兒出去的時候已來村中作害了。幸而村長和留下的人在，所以老人婦孺們才避免受害。後來打狼隊開會檢討這次的事情，他們出來總結說：「要打狼先要把自己的村子保護好。正如一個戰士作戰先要挖一個戰壕隱蔽自己，然後才給敵人一個重重的毫無姑息的打擊，若是不先挖好戰壕而赤肩上阵，那很容易就會中敵人的暗箭。」於是他們就把打狼隊改為自衛隊，派人輪流站崗。又派一部份人到森林中調查形勢，尋找狼窩。這樣，不久這村子的狼患就解除了。

礦場一角

李岡

看看時間該是中午了，可是壁上時鐘的短針，卻指在十字上面，離開吃飯的時間足有兩個鐘頭呢！火球般的太陽，無情的照着大地，使得有些土地，都裂開了深痕，走在上面怪燙人的。這時正在烈日當空下賣着苦力的勞工們，時而舉頭望着遠處的蒼穹，希望老天會帶來了一陣急雨，以調劑一下煩悶的天氣；然而他（她）們失望了，天氣還是依樣的悶熱，雖然時而有幾陣風吹過，但是帶來的不是清涼，而是令人難受的熱氣與灰塵。

在礦場上的一個角落裏，一堆堆剛被掘出來的錫米夾雜着爛泥，成小丘形的堆積着，還有那一顆顆已被濾清過的錫米，正迎着陽光發亮。周遭空氣顯得非常混濁而枯燥，空氣裏的灰塵，在陽光中飛舞着，這是一個可怕的人間地獄，它不知埋葬了多少善良的生命，也不知吞嚙了多少無辜的靈魂！

小明是個十八歲的青年，充滿着熱情與青春，這時正忙着幫他母親把一堆堆已被濾清過的錫米過篩；長年在陽光中工作，把他的身體鍛練得非常健壯，雖然他頭上不斷戴着一頂寬邊的帽子，可是也抵不住烈日的淫威，額上無斷地冒着豆般大的汗珠，沿着面頰流了下來，無論是破衣上，帽子上，鼻子上以及嘴唇上都黏滿着略帶黃色的土粉。他的母親福嫂，雖然年紀尚未超過四十，可是個瘦弱的身體，臉上的皺紋，斑白的頭髮，使人不能不懷疑她已經是一個五十開外的婦人了，也許是操勞過度而營養不足，因此她的身體顯得很弱，尤其是近幾天來，由於天氣的變化無窮，有時熱得你叫苦，有時却冷得如祖國的冬天，這使她染上了嚴重的寒熱病；在深夜的時候她常常咳嗽，以至於整夜未能入眠，這樣一來，她的身體蒙受了更大的摧殘。她常常擔心自己在不久的將來，也許會悄悄的離開了明兒，離開了這罪惡的人間；然而最使她感到欣慰的是明兒已長大了，既使自己悄悄的離開人間，明兒也不會挨餓了。每當她想到了這裏，快樂的眼淚，不禁沿着臉頰悄悄的滴了下來。如今雖然她正患着嚴重的寒熱病，然而爲了麵包，爲了來日的的生活，她仍舊抱病操作。

一點鐘過去了，太陽已掛在正中了，小明看見母親不斷的咳嗽且實在有點耐不住了，於是他把篩斗扔在地上，隨既拭了把篩上的汗珠低聲的勸着母親說：「媽，妳休息一會兒吧，天氣這麼熱，照顧身體要緊呵！」

悄悄地，帶着一顆沉重的心，我又一次來到你的墓前。

莊嚴地，靜穆地把一束鮮花獻上你的墳墓，抬頭望着這一片蕭殺冷落的氣象，我的眼眶已經充滿了熱淚。——然而呵！這不是憂傷的眼淚，而是悲憤的淚水！

我永遠不會忘記你，也永遠不會忘記那血寫的壯烈的事蹟，更不會忘記你致死的原因。——是戰爭的罪惡，是法西斯的魔掌，是侵略者的鐵蹄，把你帶上死亡的途徑。

那已經是十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時候，法西斯的魔掌正向着你那可愛的故鄉伸張。爲了保衛你的可愛的故鄉，爲了拯救你的親愛的同胞，於是你毅然加入了抗日軍的隊伍。

我還記得，那是個晴朗的早晨，你背上了行裝，和成千成萬的熱血沸騰的青年，踏上了戰鬥的征程。臨行時，你興奮而激動地對我說：

「我走了，也許這一去便不再回來了，要能回來時，那是唱着凱歌回來的。可是，我並不感到恐懼，相反地，我覺得爲了人們的和平與幸福而死在敵人的槍彈下，該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情。請你記住：當敵人侵犯我們的時候，我們寧可犧牲自己，決不願做敵人的奴隸，更不能做個懦弱的順民！」

你說得多麼堅決，多麼激昂！而你說話時那種激動而嚴肅的神情，至今仍然深深地印在我的海腦中。

就這樣，沒有怨

懣，只有滿腔的熱血

；沒有悲傷，只有滿

腹的憤慨；你始終懷

着這樣的心情，到了前線。然而，果然不

墓

絲

「咳……咳……熱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們拿了人家的錢，就得做人家的工呵！」母親咳嗽着說。

「吃飯的時間快到了，休息一會兒是不打緊的，再說工頭自己已先回去了。」

「唉！傻孩子，怎麼可以同人家比呢？他是「頭家」的遠親，我們只不過是一個過路的討飯者吧了。」

小明沈默下來了，她母親的話，像一支可怕的毒針不斷的刺在他的心上，他有說不出的痛苦，只好不耐煩的重新拿起篩斗來。「嗚……嗚……嗚……一聲長嘯，像一枚強心劑使得每個工友臉上都露出了暫時的愉快。吃飯的時間到了，工友們汗流浹背的絡繹地吃飯去了。小明也隨着母親一道兒去。

飯後還未開工前，小明沈默的坐在母親身旁。他母親把頭上草帽拿在手裏，一上一下的搗着涼；往日小明也會這樣做的，可是今天却例外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也沒有心思去注意母親的動作，他陷入了記憶的沈思裏：

十八年前，自己悄悄的來到了這充滿罪惡的人間，他沒有兄弟姊妹，他是一個孤零零的獨生子。如今歲月的飛逝，使他生命的旅途已走完了十八個年頭；在這漫長的歲月裏，他不知遭遇過多少的不幸與痛苦，他恨這不合理的社會，他恨這世界上為什麼要有貧富階級之分呢？為什麼窮人就要一輩子的受苦呢？他想起那已死的父親，一生為人工作，不知流了多少血汗，替人賺了多少錢，可是自己死後連買棺材的錢也沒有。是的，他永遠不會忘記。三年前的一个清晨，父親和四個工友，被匪家派去填塞一個泥潭、不幸因泥土鬆解而下沈，幾個人反遭泥潭所淹沒而長辭人間了！這沒有像這一次的嚴重，一共死了五個人。當時以吸鬼著稱的老板，對於這件事情，不但不同情，反而加以無理的謾罵與侮辱，對於死者家眷，撫恤金一分也不給。工友們是多麼的憤怒呵！他（她）們聯名向老板要求給予死者棺材費，可是老板不加考慮的拒絕了，並且明言誰敢再搗蛋就要開除他，於是工友們滿腔的怒火也只能恨在心頭；過後還是由工友們自動的集了些錢草草的把那五具屍體埋葬了。如今歲月已沖淡了人們的記憶，人們再也不提起它了。他也想起了眼前的母親，為了生活，不得不抱樣的工作，還有那無數的工人們，他們不也是和自己有着同樣的命運麼！

「嗚……嗚……嗚……又是一聲長嘯，是開工的時候了，他猛從記憶中回到了現實，他緊握着拳頭，咬着牙根，他要控訴，向這人吃人的社會控訴！」



前

——微

出你所料，你這一去，便永遠回不了家。——在某一次的衝殺中，你竟壯烈地死在敵人的槍刺下。

呵！那該是歷史中最壯烈而燦爛的一頁，那該是一首血寫的悲壯的史詩！

然而，你的死，並不會在這世界上留下甚麼，除了給一些親戚朋友帶來幾滴悲傷的熱淚外，了人們早就把你遺忘了。其實，又有幾個人會知道，你這赤道線上的孤兒，曾經在歷史的扉頁上，寫下那麼光榮的，悲壯的一頁！

如今，法西斯魔土的美夢，總算是被原子彈的猛烈聲震醒了！法西斯陣營崩潰了，日本鬼子投降了！於是人們只歌頌原子彈的偉大，而你這赤道線上的孤兒所創下的壯烈的事蹟呵，卻輕輕地被人們一筆勾消了。

而今，會幾何時，只不過短短的十年，短短的十年呵！可愛的和平白鴿，已經被血腥的魔掌扼住了。戰爭販子們又在大事製造殺人的武器，極力導引戰爭的爆發；比原子彈更可怕的武器，又在準備逞兇了。現在，我們——赤道線上的孤兒們，又要步上你的後塵了。然而，我已認清了，我們的槍尖應該是指向那一個方向的。

今天，在我踏上征程之前，帶着一顆沉重的心，懷着滿腔的憤憤慨，流着悲憤的熱淚，我悄悄來到你的墓前。

又一次，我默默地吮着你說過兩句話淚

：「當敵人侵犯我們的時候，我們寧可犧牲自己，決不願做敵人的奴隸，更不能做個懦弱的順民！」

一九五四年五月廿四日。

除夕

陸苗

這是一年一度的農曆大除夕

從早晨起，整個市場便陷入一種熱鬧與喧囂的狀態中。人們都帶着一種慌忙與興奮的心情，匆匆忙忙地熙來攘往。小販們雖是忙碌地招呼着顧客，却也不會忘記這是個一年一度的大日子，臉上不覺地掛着一絲淡淡的微笑；顧客們是滿面春風，連平時那些吝嗇得有點使人討厭的顧客，今天也顯得特別瀟灑，一看了上什麼合意的東西便馬上成交，連價錢也不屑多講一句，似乎一講起價錢來，便會失去自己的尊嚴似的。然而，在這熱鬧與歡樂的氣氛中，也許偶而有一兩個人是愁着眉，苦着臉的，不過那畢竟是很少的，而且人們也無暇顧及這些，人們只知道這是個值得歡欣，值得慶祝的大除夕，人們只看見眼前晃動着的笑臉，誰也不會想到這個世界上，也許此刻還正在扮演着許多的悲劇。——這畢竟是個歡樂愉快的新年呀！

在平時，這個小規模的市場（其實只不過是一條小巷而已），並不怎麼熱鬧，只是那麼七零八落地排着幾個小販攤位。然而，今天的情形可不同了，從頭到尾，整條小巷密密地排了許多攤位，而且有些人因為佔不到地盤

，竟把攤位排到巷口來，加上市場買東西的人也增加了許多，因此，整條小巷便顯得零亂不堪了。

「來，新鮮的豬肉，一斤塊四！」那邊，肥佬張一邊忙亂地切着豬肉，一邊提高了嗓子喊。

「頭家，買什麼魚？買個松魚頭去煮芋，還是買尾草魚？」這裏魚販老林正堆起滿臉笑容，指手劃腳地招呼着那個肥胖的顧客。「這一副門符五角，那個大福字三角。」騎樓下，那個瘦削的鴉片佬李伯，蹲在幾十副由自己親手寫成的春聯旁邊，正殷勤地跟幾個老太婆在談論價錢。

二

「來，來，油頭柑，一斤九角，真便宜！」在巷口，响起了老王的沙啞的聲音。他的聲音並不怎麼宏亮，而且他的語句也顯得很生硬和勉強，比起那些流利而委婉地說着話的小販們，的確要遜色得多。

是的，老王對於這一行（小販）從來就是門外漢，他不懂怎樣在顧客們面前獻殷勤，更不會編造狡猾的謊言去欺騙顧客。本來，老王是××公司的書記，一家四口子原可舒舒服服地過日子，然而，在不景氣的侵襲下，××公司終於在資金周轉不寧的窘態下而宣告倒閉了。

然而，××公司倒閉，吃虧的並不是頭家，而苦的却是公司裏的低級職員。因為在××公司倒閉不久之後，在股東們的重振旗鼓的決心下，××公司又換了另一個招牌，另一位經理，於是新公司開張了。就在新經理上任的那天，公司裏的舊職員就都遭了殃。新經理當然是帶了一批新人馬上來任的，（而這批新人馬大半都是經理的自家人）於是舊職員在接到公司裏的一封信「另請高就」的解聘書之後，不得不提了自己的鋪蓋，「另謀高就」。

——他是這樣失了業。

自從被××公司辭了職，他就一直找不到工作。他不知道失業後的兩個多月的日子是怎樣打發過去的。這兩個多月以來，他就那樣胡里胡塗地渡過：整天悶在家裏，無聊的時候看看書，或者躺在床上胡思亂想；氣悶的時候，向妻子發發嘮叨，有時竟至跟妻子鬥起嘴來。

兩個多月的時間就這樣胡亂地渡過了，眼見着一家四口子就將面臨一種不可思議的境地，他們是越來越焦急了。他們一方面扭愛着此後的經濟來源，一方面便熱烈地商量着生計問題。在他倆夫妻殷切的商量下，辦法終於給想出來了：那就是趁着農曆年關，到市場上去排個攤位，做點

小生意，以便或多或少地賺幾塊錢來渡日。而且在妻子的建議下，他決定到市場上去賣油頭柑。

老王向鄰居亞如伯借了一輛手推三輪車，用幾塊木板釘在一起，放在三輪車上，暫時充當攤位。下午，他又到新巴殺腳的生菜行去買了兩桶油頭柑。第二天一早，他便把三輪車推到市場上做生意去了。

這一天，老王始終懷着一種新奇和興奮的心情。起初，他覺得有點難為情，他覺得市場上所有的人都把詫異的眼光投在他身上，他不自在地站着，緩慢地稱着柑子，不自然地跟顧客們講着價錢。有時他喊出一兩句兒攪生意的話語，然而那喉嚨就像偏要跟他作對似的，怎樣也喊不出口。

好容易挨到傍晚，回到家裏，老王這才算鬆了一口氣。接着，在妻子協助統計之下，這整天天的時間總算沒有白費，一共賺了四塊多錢。——於是老王夫妻倆的臉上暫時有了笑容。

三天過去了，老王每天照例到市場上去賣柑子，而每天總可以賺到幾塊錢，他們一家四口子的生活也算暫時有了着落。

「來，油頭柑，一斤九角，亞嫂，買幾斤去過年？」

老王一眼看見一個瘦個子的中年女人，手裏提了個菜籃，遠遠地迎面走來，於是極力提高了嗓子喊。

那個中年女人淡淡地向老王看了一眼，毫不理睬地走開了。老王心裏起了一陣怪不舒服

的感覺，可是來不及向那中年婦人多瞪一個白眼，一個矮胖的老太婆已經走了過來，要向他買柑子。

老王再也顧不及去惱恨那個中年女人了，他很殷勤地招呼着這新來的顧客，低聲下氣地對她講着價錢，最後他把那老太婆揀好的柑子放在籃子裏，用秤稱起來。

正當老王在包裹着那些稱好的柑子時，馬路上却起了一陣很大的騷動。而且似乎有人在高聲喊：「馬打來了！馬打來了！」

老王來不及抬起眼來看個清楚，兩個全副武裝的警察已經雄赳赳地向他走來了。

「惹蘭！惹蘭！（走一走）這裏不能賣東西，阻礙交通！」兩個警察當中的一個扳起了面孔，粗暴地說。

「沙耶（我）……沙耶……」老王吞吞吐吐地想為自己辯護。可是話還沒說出口，却被另一個警察的粗橫的聲音打斷了：

「魯某惹蘭踏（你要走走）？」

「但是，我並沒有阻礙着交通呀！」老王口吃了半天，最後才用生硬的馬來語說出了這句話。

「走，我們一同到警察局去論理！」說着，那個威武的警察一把擒住了老王的衣領。

老王猝不及防地給警察這一擒，倒退了兩步，差點沒給推倒在地上。

老王還想掙扎着為自己辯護

，可是那警察已經兇猛而無情地把他推向那輛警車停着的地方。另一個警察也已經開始動手推動那輛被老王當做攤位的手推三輪車。明顯地，人可以看到警察們臉上的得意而倨傲的神情，以及老王的沮喪和憂戚的臉面。——那該是個多麼強烈而諷刺的對照！

老王心慌意亂地上了警車，他是再也沒有心情去顧及那市場上所發生的事情了。他迷迷糊糊地看見眼前只是一堆堆的戰利品——小販們的貨物，以及在他左右和前面晃動着的幾張愁苦的臉孔，他們都是像自己一樣不幸的人呀！

「嗚」的一聲，警車勝利地歡呼一聲，而且拖着尾音，很快地走得遠遠了。只讓一股污穢的汽油的臭氣遺留在街場上。

市場上又漸漸地熱鬧和喧囂起來，來得及「逃生」而沒有被警察抓去的小販們仍舊把他們各式各樣的貨色排了出來，依然那樣興高采烈地提高了嗓子喊叫。不過，他們的臉上，却都顯露出一種不安和驚恐的神色，一方面忙碌地做生意，一方面却時時在防備着警察老爺的再度光臨。

顧客們仍舊帶着興奮的心情，匆匆忙忙地熙來攘往，似乎這世界上從來就沒有發生過什麼不幸的事情。

然而，現在是：顧客們與小販們之間，除了做買賣，講價錢之外，一方面還極感興趣地，滔滔不絕地談論着剛才警察抓小販的事情。

傍晚。
夕陽斜斜地掛在椰樹梢頭，把最後的一抹餘暉，毫不吝惜地賜給人們，把大地的一切照得亮晃晃的，似乎變成了個金黃色的世界。

這是個相當幽靜的「廿榜」。在平時，住在這一廿榜裏的人們，過的是一種樸素無華的生活，然而今天可不同了，因為這畢竟是一年一度的大除夕呀！從早晨起，一種異乎尋常的愉悅的喜氣便充溢着整個「廿榜」。！小孩們早就換上了新裁的衣服，聚在門口忙辦過年的瑣事，然而，在忙碌之中，却也抑不住一種快樂與興奮的心情，大家一面面，總要露出滿面笑容。

老王的家就在這個「廿榜」裏。不能例外地，今天他家裏也另有一番新氣象。全間屋子早在幾天前打掃得乾淨利落的。現在，在那間客廳兼飯廳兩用的狹窄的屋子裏，晚餐已經預備好了，在那張陳舊的圓桌子上，排列了幾種熱氣騰騰的菜餚，其中有一盤還是罕有的白斬雞呢！

飯菜是預備好了，可是王嫂和兩個孩子並不會立刻就動手進餐，他們還得等着老王回來吃年夜飯呢。王嫂坐在房門口的一張矮檯上；三歲大的小女孩亞芬挨着母親，不時啾呀呀地跟媽媽談着話；六歲大的男孩亞坤却坐在一張離飯桌不遠的板檯上，時時把一雙貪饞的眼睛，投射着那盤香噴噴的白斬雞，把右手的小食指放在嘴裏嚼，還時時天真地問着媽媽：

「媽，怎麼還不吃飯呢？」
「等你爸爸回來了才吃。」

做母親帶着安慰的口吻，溫和地說。

「爸爸什麼時候才回來呢？」
亞坤不厭求詳地問。
「一會兒就回來！」做母親的猶疑地說。

然而，這一「會兒」究竟要多久呢？如果亞坤再問下去，王嫂一定會答不出話來，不過，亞坤畢竟沒有那麼問。

其實，此刻王嫂的心裏正有着一種多麼複雜的感覺，人不知道那種感覺到底是歡欣，憂懼，愁苦，還是別的什麼。不過，從她此時的臉色看來，人可以斷定她的心中的確是憂愁多於除夕的歡欣。

現在，在這一「普天同慶」的大除夕的傍晚，她竟獨自一人殷切地等着自己的男人——老王，等着他回家吃年夜飯，一家子快樂樂地渡過這一年中最後的一天。然而，又想起自己的男人，她王嫂的心裏又矛盾地起了一種憂懼的感覺！

在中午的時候，從「廿榜」裏的一些人們的談話中，她聽到了一些市場上所發生的不幸的事情。她知道馬打光臨了市場，而且抓去了好些小販，搗毀了很多攤位。然而，當地向他們問起自己的男人時，他們都沒有真截了當地告訴她，有的說看見老王在咖啡店裏，有的說沒有看見他……：然而，到底老王有沒有給馬打抓去？這件事到此刻仍舊是個謎。

「大伯公保佑他，不要給馬打抓去！」王嫂又一次默默地在她心裏唸了一遍。
是的，她王嫂自信自己的男人是個機警的人，當馬打來臨的

時候，他一定會設法子逃脫，而不會跟巴巴地讓馬打給捉去的。何況，他老王從來就不會做過一件虧心事，大伯公一定會保佑他的，大伯公決不會叫好人吃虧。她越想越真，緊張的心情，總算暫時輕鬆了許多。

然而，現在那個陳舊的掛鐘已經寂寞地响了六下。太陽已經下了山，可是老王還沒有回來，難道真的出了什麼意外的事嗎？也許真的他……：王嫂再也不敢想下去了，於是只讓那種憂懼的感覺，侵佔了她的整個心靈。等着，等着，消息終於來了，那是鄰居水元哥帶來的不幸的消息。

水元哥也是市場上的小販，他是賣蔬菜的。今早，當馬打光臨市場的時候，因為逃得快，所以差點兒給馬打捉了去。當他把幾筐蔬菜藏在那間京菓店裏以後，他便走到巷口去。這時他看見老王已經給兩個馬打時半拉地攤上警車。他本想驅前去代老王論理，可是當他一眼看見那幾個兇狠的馬打時，他又沒有勇氣上前了。於是他只好看巴巴地看着自己的同行人給警車載了去。

此刻，他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到「廿榜」來，然而，他並不往自己的屋子走，却一直走向老王的屋子。

一脚剛跨進老王的屋子，他水元便把今早市場上所發生不幸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說給王嫂聽。最後他才吞吞吐吐地說：

「……：王兄就……：就給馬打抓去！」說着，水元哥長長地鬆了一口氣。

「啊！什麼的啊？亞坤的爸爸給馬打抓去？」王嫂差點沒給昏

倒下去，她慌亂地說，接着便嗚嗚地哭起來了。

「王嫂，哭也沒用，反正人已經給他們抓去了。」水元哥蹙蹙着眉頭說。

「可是，你叫我一個女人家怎麼辦哪！」王嫂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邊哭邊說：「啊呀！短命馬呀，你爲什麼別人抓，偏抓他一個人哪？」

「其實，窮人的命都一樣，我們以前不是給抓了好多次嗎？而且以後我們還有隨時隨地被抓的可能。」水元哥憤憤地說，從他的神色看來，人可以明顯地看得出來，他的內心正燃燒着憤恨的火燄。

「水元哥，你說我該怎麼辦呢？」王嫂抽泣着，茫然地問。

「可是，他失業了幾個月，連辦年貨的錢都不够，那來那麼多錢給他烏公呢？」王嫂滿臉哀愁地說。

「沒錢烏公，那最多就坐幾天監牢罷了。」水元哥坦然說。

「啊，坐監？這怎麼可以呀？」說着，王嫂又哭起來了。

「其實，坐監也沒有什麼可怕，有現成飯吃，倒是怪舒服的哪！」王嫂，別再哭了，我看你還是先預備給孩們吃點東西。老王的事，我們明天再說法吧，喔，今天還是大除夕呢。」水元哥安慰她說。

「是呀，沒良心的馬打呀，你爲什麼不讓我們歡歡喜喜地過個年，偏要在今天抓人哪？」王嫂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地說。

水元哥看着這個極度哀傷的可憐的女人，他的心中大大地感到不安了。他是愛莫能助的。現在安慰的話語是再也不會發生什

麼作用了，而叫他拿出金錢來替老王「烏公」，他是絕對做不到的，其實他自己又何嘗不是跟老王他們一樣，過一天算一天呢？——他再也不說一句話，默默地走出了老王的家門。

現在，老王的屋子裏只剩下一片「嗚嗚」的哭泣聲，偶而也夾雜着一兩句惡毒的咒罵。亞芬看着母親這種反常的舉動，也撲在母親懷裏，驚恐地哭出來了。只有亞坤仍舊泰然地坐着，那雙詫異而貪饞的小眼睛，一忽兒看看哀傷的母親，一忽兒看看餐桌上的那盤香噴噴的白斬雞。

四

入了夜，斷斷續續的爆竹聲，漸漸頻繁地響起來了，給這寂寞的「甘榜」的除夕夜添上了一份熱鬧，一分光彩。

哭了一整晚的王嫂，現在似乎哭累了，她顯得疲乏而無力，兩手支着兩頰，一雙哭紅了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前面出神，似乎在想着什麼。——是的，她正在想着這一天所發生的事情；以及許多許多無法解決的問題；

這之前，鄰居們得到了老王被馬打抓去的信息，便都帶了一份同情的心境，到老王的家裏來探問。就連隔壁李老三的那個正在××中學唸書的兒子澤良，也到老王的家中來了。

女人們七嘴八舌地說着話，有的殷切地詢問老王被抓的情形，有的苦口婆心地勸慰着王嫂，有的却咬牙切齒地咒罵着馬打

「王嫂，你別儘管哭，就是哭死了也是沒用的，人都給抓去了，難道你哭了馬打就會把人放

出來嗎？——慈祥的高勝姆委婉地勸慰着王嫂。

「沒有良心的馬打，爲什麼專要跟我們窮人家作對呢？」那個上牙牀向外突出的瘦削的阿明嫂，口沫四濺地說。

「唉，大年大節，馬打就不肯讓人舒舒服服地過個年，偏在今天來抓人，抓人！」滿臉皺紋的清媚感概地搖着頭。

「我們窮人的命就是這樣，挨過一天算一天，生活已經是够難挨了，可是人家想着要抓就抓，我真不知道這是那來的道理？」矮胖的陳嬉悻悻地說道。

「聽說現在馬打不抓小販，怎麼今天又抓起人來？」蒼老的亞如伯低沉地問。

「……」他們幾個人你一句我一句地談論着，把王嫂弄得更沒了主意，於是她就只有更傷心地抽擗着

他們談論了一陣之後，也就漸漸地靜默下來了。這時，一向冷靜地站在一旁的澤良却沉着地說：

「王嫂，剛才高勝姆說得很對，哭是沒有用的，既使你哭了三天三夜，馬打也不會把王兄放出來的。其實，王兄給抓了，也並不怎麼嚴重，每天因了「阻礙交通」的罪名而給馬打抓去的小販，還不知道有多少呢？」澤良頓了一頓，更激昂地說：

「我們窮人做點小生意，爲的是想找生路，可是他們却連這條生路也不讓你找，說你不衛生，阻礙交通。這就是當今的世界是最不公平的事。你看，有錢人住的是吃風樓，吃的是大魚大肉，有時他們或許還會幹出卑鄙可

耻的行爲，可是誰也不敢過問，我們窮人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地工作，可是誰也不關心我們，還給人家想着要抓就抓了去，你說這最公平的嗎？」說到這裏，他那雙突突發光的大眼睛，輪流地在幾個女人家的臉上打轉，似乎要在他們的臉上找尋那答案。

「所以我們窮人想要活命，就得大家站在一道，互相幫助，合作，努力創造出一個人人平等的合理的世界。是的，總有一天，我們的世界是要變的，到那時候，馬打不再抓人了，或者根本就沒有馬打存在，那時候大家都過着同樣的生活，沒有貧富之分。這樣的日子，不久的將來就要來

臨了！」說到這裏，澤良便停住了嘴，再也不說下去。

幾個女人都以同樣驚異的眼光望着澤良，她們覺得澤良的話是一種「道理」，而且她們也知道這些「道理」是對的，好的，然而她們不知道這樣合理的社會，幸福的日子，要到什麼時候才能來臨。

接着，他們又紛紛地說着一些埋怨和詛咒的話語。然而直到這一羣有着同樣命運的人們散去以後，王嫂始終是沉浸在一種悲傷的氣氛中。

如今，夜已經深了，鄰居們都各自回到自己的屋子去，把她王嫂一個人孤零零地撇下來。不

過，經過了一整晚的哭泣，她的腦海現在是冷靜了許多，而且她現在也已經止住了淚，孤獨地坐着，呆呆地想着澤良對她說的「道理」。

「好，我明天就去問問他，那個合理的時代是不是真的要到來？」這念頭突地閃進了王嫂的心房。

在昏黃的燈光照射下，人可以看見王嫂的臉上有一種異乎尋常的表情，那是一種充滿自信，沉毅的神情。

窗外，傳進來一陣驟雨似的爆竹聲，接着遠遠地聽見第一遍的鷄啼聲已經響起來了。

脫稿於五四年五月十日



健康比賽 (漫畫)

陳燁煌

反對新八股

樂安氏

正當要求建立統一的馬華文藝陣線的今日，關於文藝工作者的創作態度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在我們把槍口（執着文藝的武器）一致對外的時候，得先鞏固作者本身的思想陣地，然後才能集中所有的力量，打擊我們的敵人。文藝工作者必須隨時檢討本身的創作態度：即是說檢討自己的寫作態度是否嚴肅，負責。一個有責任感的作者所寫出來的作品要對人民負責直接的責任。大家都知道文藝是現實的一面鏡子，它通過具體的形象反映了人類社會的生活，思想和情感。它的任務是啓發人類的思想，鼓勵人民去熱愛生活。我們所要求的是能反映社會階級鬥爭和生產鬥爭的有血有肉的作品，而不是無病呻吟，吟風弄月的有閒階級的作品。

目前有一批年青的「優子」正在辛勤地灌溉這塊沙漠似的馬華文藝園地，「優子」的精神實在難能可貴。也就在這時，一些青年的習作者，其作品往往是一「粗製濫造」，只求量的增多，不顧作品內容的好壞，這種只求量不求質的作者，根本談不上嚴肅的創作態度，更談不上對人民負責。更有些青年看了幾本文藝理論或其他理論書籍，便飄飄然起

來自以為是甚麼「家」，寫起文章來下筆就是長篇大論，專寫大塊頭的論文（筆者並非反對寫論文，寫起來必需言之有物才可以，不然還成其爲論文嗎？）至於內容則是空空洞洞，廢話連篇，沒有正確的主題，只注重形式的表現，專在字眼上和名詞上翻斛斗。寫論文時不聯系具體的事實，不提出問題，分析和概括問題，只是搬弄一些新鮮的術語和名詞，以爲新術語和名詞「捧」得越多也就越顯得自己是個「理論家」，像這類空談的理論家實在很多，叫人委實不敢領教。因為他們所寫出來的文章不但人民大眾看不懂，或許連他本身也一知半解吧。這種只重形式而忽略了內容的文章和舊時的新八股文章是「異曲同工」的。所不同的只是老八股是用文言寫出，而這些理論家所寫出來的文章是用白話寫出，但文章的本質（內容空洞，言之無物）是一樣的。所以我們叫它做「新八股」。

這類理論家們一寫起文章，最喜歡在其作品裏濫進些口號來，我們不難從其作品裏看到這樣的口號：「新時代的青年要有面對現實的勇氣」，「爲人民服務的決心」，「拋掉個人主義的思想包袱」；因此理論家便對那些逃

避現實，個人主義的傢伙攻擊起來，罵他（她）們懦弱，自私，追求個人的出路。可是，我們的理論家却忘記自己是躲在現實的後面罵人，需知辱罵決不是戰鬥的表現。除了打擊以外應該給他（她）們指出一條正確的道路。（客觀環境固然限制我們的言論，但我們必須學習魯迅先生的「鑽網法」，衝破敵人重重的法網），但是我們的理論家却不能學到這點，只知一味打擊落後份子。譬如他叫青年人去面對着現實，這是很對的。但却沒有指出應該怎樣去面對着現實，怎樣才算面對着現實；要求爲人民服務又沒有說明人民需要我們做些什麼，要怎樣去做，批評個人包袱丟不開也沒有根據具體的思想情況，找出個人主義的思想根源，並想出辦法克服這種缺點。只是根據個人主觀的感覺，不分對象就亂鬥一場。

理論家不但善於空喊口號，更善於空談理論，正因爲其善於空談理論，才稱其爲空談理論家。例如寫婦女問題的文章開口就是：「婦女要取得與男子同等的地位」，「婦女應該走出廚房」；「有些更教條式的把新婦女所應具備的條件一一列出，儼然以婦女問題專家而出現，其口氣

之大，實在不同凡响。記得有位年青的作者寫了一篇怎樣做個新婦女的文章，他把新婦女所必備的條件逐條列出，其中有一條是「新婦女應該懂得社會發展的規律」，可是這位作者却沒有指出社會發展的過程，只是籠統地說社會發展的規律，試問那些文化程度不很高的姐妹們怎能知道社會發展的規律是怎麼一回事。這位作者的確很嚴重的犯了一「新八股」的傾向。總之這些理論家寫婦女問題的時候可以不必拿出具體的事實說明婦女怎樣身受封建勢力和舊禮教的壓迫，也沒有說明婦女要怎樣才能獲得真正的解放，更沒有提出婦女所面對的切身問題，從中分析產生問題的根源。只是胡亂地搬用一套空理論和名詞，這類文章除了廢話連篇外，論不出其他東西來的。

這種理論家不外是想賣弄小聰明，藉此嚇嚇他人以顯示自己的「博學」。這種不正確的寫作態度必需糾正過來。寫文章的目的，是要去影響羣衆，教育羣衆。因此，在落筆爲文的時候，儘可能從實際問題爲發揮點。即是說寫些人民大眾的日常生活，反映他們的思想情感和要求。就以寫婦女問題來說，便得把目前一般姐妹們所面對的各種問題提出來，如女學生所面對的失學，戀愛和出路問題；職業婦女所引以爲憂的就業和失業的問題等是。把問題提出來討論以後，便要針對着問

題進一步地去分析產生問題的根源。唯有這樣寫出來的文章才會動人，才能對讀者發生教育作用。否則廢話連篇，讀者看了不但不會被感動甚而引起反感。

寄語那些「理論家」們，以後寫作時態度要嚴肅；別再擺起空架子，拿理論當教條看待。你們寫文章時最感頭痛和棘手的是不會提出問題，分析和概括問題。這一方面固然是限於理論修養不夠，最大原因是目前一般知識份子所求到的知識大半是理性的認識以及生活領域狹小，對社會的認識和觀察不深，他們的知識大半來自書本，從書本上認識了階級社會是人吃人的社會，至於怎樣吃法却不很清楚。縱使知道也因為沒有親身感受到，所以對問題不會感到親切，這種認識只

可說是理性的認識。要怎樣才能做到感性的認識？所謂感性的認識不只是限於理論上的認識，有了理論上的認識以後，必需要求進一步去實踐。要做到感性認識，首先必需把自己趕出斗室，深入羣衆。只要放下架子，以人民爲老師，到處都有人民，工廠和農村便是我們最好的學習場所。關在房間看天花板寫文章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希望理論家們別再空談理論。如果你們一方面把生活圈子擴大，另一方面又加強理論的學習，那寫文章時再也不怕沒有材料好寫，因爲「人民大眾的生活是一切藝術創作的源泉，它是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我謹以這句話贈給理論家們，並希望你們能替那些被迫害的同伴發出真正的呼聲。（完）

木秀 雜感編

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決不會被墨寫的謊言所欺騙；只有血寫的事實能使他們更加勇敢、堅毅、成長，壯大起來。

× × ×

藐視羣衆力量的人，若非眼光短小，便是對真理認識模糊所致。

× × ×

反動的統治者，雖以種種酷刑（如絞死、打毒針、坐牢等）對付任何反抗者，但無論如何也不能使他們屈服，妥協；一個原因：就是堅信真理能解放一切。

× × ×

希望雖然是先有了存在，但要使它實現，就不是白白坐着等，那是非通過實踐不可。



(一)
「好吧？」
就這樣決定？」

「：：：：」



牛 地

「用不着想了，現成的辦法不用：：：：
噯噯，我是好意的，你該明白：：：：好吧？」
否則你丈夫一定會被關上一年半載，那你还活得了？」

「我——我怎麼對得起阿秀兒呢？我：：：：鳴：：：：一多三孀哭了，她是一個患心臟病，瘦得像第三期肺病的女人，全身是皮包着骨，說話時常顯出一種厭倦的神情：一鳴：：：：除了這個辦法，可是：：：：已經完了。」

「是呀！」阿六媽笑着說：「兒女本來是應該孝順父母的，這點算得什麼？」一種矜利的神色浮泛在那雙貪慾眼上：一過的一個月，你們母女又可以相逢了：：：：好吧？三百塊錢馬上交給你，那你可以將兩百五十塊給法庭，那三多叔不是可以自由了嗎？」

「那：：：：那個男人住在那兒？」
「聲音非常的低沉。」

「這個你不用管，他有的是鈔票，公館，別墅，吃風樓到處都是，連我也不知道他住在那兒，夜間在那兒我不知道了。」

「這個：：：：。」
「你不用担心這個，我以人

格担保，一個月後一定帶她回來，一定的。」阿六媽打斷三多孀的話，她拍一下自己的胸膛：「以人格担保，一定帶她回來。」

「那：：：：阿秀兒！」
隨着三多孀的叫聲，她抬起了頭，面孔清秀，五官端正，可是淚水已經沾滿她的面頰，恰似帶雨的梨花。

「不是我硬心腸，阿秀兒：：：：阿六媽的話你都聽到了，可憐的孩子，你：：：：你救救：你可憐的爸爸吧！」三多孀的聲音索抖。

「噯！用不着哭了。」阿六媽看事情已經成功，一筆可觀的介紹費已經到手，很不耐煩地說：「還要像小姐似的，我介紹了多少女人，靠這條路吃飯十幾年的，從沒有看見過像你們這個樣子的，喂！趕快呀！他在××旅店已經久等了。」

「阿秀兒，我可憐的心肝，我：：：：。」

「媽媽！鳴：：：：。」
「阿秀兒，我：：：：鳴：：：：。」
「母女抱頭大哭。」

阿秀跟在阿六媽後面，她是一個中等消瘦的身材，是一個正當發育的少女，雖然穿一套顏色過時的花衣服，可是卻具有少女特有的嬌態。

「噯！這種地方你們也住得

下，人家狗廝的地方比你們的屋子正好幾倍！阿秀你到了那邊就可以幸福一個月了，哈哈，你很幸運：：：：。」阿六媽搖擺着肥豬似的身軀彳亍地走着。

阿秀低下頭，像一隻將要被宰殺的羔羊，默默地被僧子手扛上屠場，她沒有心去聽阿六媽的話。

一會兒出了巷口，到達大馬路，她們搭上電車走了。

陋巷像一個一息僅存的老乞丐，恬靜地躺在大街後，到處是大街掃出來的垃圾，流出來的污水，周遭是古老，朽腐，破爛的矮屋，歪歪斜斜地互相依靠在一塊兒。

晚風帶來陣陣膻臭的氣息，殘月孤零地掛在灰色的天空中，偶爾有一點點光閃爍在黑黝黝的夜裏。

油燈只能照亮室內的一角。
「唉！這樣我們怎能對得起自己的女兒？我那還有臉做人？」
「三多叔仰臥在床上，他慚愧，憤恨，哀傷：「阿成媽，你爲什麼忍心這麼做？我們的祖宗的臉也給丟光了，我：：：：。」

「我忍心？我願意？你太不瞭解我了，你以爲我：：：：。」

「唉！阿成媽，你用不着生氣，我並不怪你呀！」三多叔知道妻子誤解他的話，他疼愛女兒，她也疼愛女兒，這他是很明瞭的。至於說她「忍心」，那並非怪她，或是罵她，而是堆積在心頭的一股火氣無處發洩，在無意中他才說出這種話來。

「阿秀兒，我太「忍心」了，我害祖宗去險，我害了你，我害了自己的心肝……」

「不是你害她，不！不是的，是……」三多叔接不下去，「是誰害了她？他不曉得，他只知道自己莫名其妙地被捕去，結果……」

他不會，而且也不懂得如何再想下去：昨天那慘酷的一幕，不住地在腦海中浮沉，衝擊……

跪在那打破的雞蛋殼堆上叩首求饒：「可憐我這個無兒無女孤苦零仃的老太婆吧？我是垂死的人，你多隆多隆我吧，你多隆我吧？……」街邊的三輪車夫都皺眉頭，甚至掉下淚，但結果他和她都被抓去……

「啊！誰害了她！」三多叔突然叫哨起來。

「鳴……鳴……」三多嬌坐在燈下痛哭，她明瞭阿秀今晚將遭到不堪想像的摧殘，她似乎看見阿秀在掙扎，哭泣……她愈想愈難過：「阿秀呀，我的心肝，你為什麼不生長到有錢的人家裏去？你投錯了胎，生長在我們家裏受苦……」

「這就是命運吧？」三多叔感慨地說：「我挑了十幾年的担子，便利了多少的小姐太太，但到頭來還要把自己的女兒挑去做婊子，當妓女：唉唉……」他連口嘆氣：「這就是命運吧？」

「哦！命運？是的，這是命運，「天命」迫我們這麼做。」三多嬌嘆了一口氣：「可是老天未免太捉弄人了，阿秀的命運也未免太苦了：女人的命運都是如此吧？老天啊！老天……」她恨天，信天，怕天：「老天要

我們怎樣我們就怎樣，天數難逃，假如我不這麼做，那你一定會坐監牢的。」我和阿成也一定會餓死。」她要再說下去，似乎要將心中的一切都說出來：「阿成爸！你今年一連被抓了幾次，過了幾個難關，我們的好運要來了嗎？我們的命運……」

「不用再說了，我知道了。」

「不！我還要說，我們太苦了，我們要求上天保佑保佑……」

「哎！阿成兒就要回來了，這事不能讓他知道的，你這個樣子。」

「哦！對的。」她連忙揩頰上的淚痕：「也不能讓信明知道的。」

「嗯！信明是個好孩子，可惜我們的阿秀兒太歹命了。」

「以後我們的阿秀要怎樣活下去，信明，阿秀……」

「講起信明，三多嬌的心如被刀割的疼痛，他的苦痛又加上一層苦痛。哭是她唯一減輕痛苦的方法。」

「兄弟一般看待。」

「爸媽！」阿成回來了，他走到母親面前，依在她的膝下：「媽，近來阿文伯好生意啊！我跑到腿也酸了。」

「她撫着他的光頭，流露出種種母性特有的慈愛。」

「爸媽！我今天賺了五毛半，阿成是一個十來歲的孩子，可是他已經去幫賣碗飽的阿文伯洗碗，叫賣。他一面說，一面從褲袋裏拿出一本書來：「我今天賺最多，媽，你怎麼不高興？姐姐呢？阿明兄叫我拿這本書給姐姐的。」

「做工去了。」

「那很好，很好！你可以進醫院了，姐姐去賺錢，那我也可以讀書了……」

「別嚷了，別吵了。」

「爸媽，我去告訴阿明兄，好嗎？」

「不必啦，她過一個月就會回來的。」她拉着他的小手。

「要，我要去，阿明兄一定會高興的。」他掙脫她的手一溜煙跑到外頭去了。

(三)

「阿成你回來呀！」三多夫婦異口同聲地叫，可是一點回音也沒有，接着他倆想起了以後不堪想像的日子，悲慟地哭了……

一月後，阿秀回來了，可是卻中了梅毒，全身臭爛，她躺在床上，面色蒼白，瘋瘋顛顛地胡言亂語，一會兒哭，一會兒笑，一會兒叫。

年青人最可驕傲的莫過於青春的尊貴，因為它是生命燦爛時期的象徵，也是一切事業成功的無窮泉源。

青春是老年人所懷念，也是幼小者所企望的；而青年人幸福地持有它。

青春，並不是被每個青年人好好地愛護着的。多少人在這個發育時期，因為生理上的轉變，而自己又沒有把握住堅定的意志，被這個畸形發展的社會淘汰了。我們瞧瞧吧，在這個天昏地暗的社會裏，多少青年受着殘酷生活的流行歌曲，淫蕩的小說什誌所迷惑擺弄，失去了活潑健康，失去勇氣毅力，終日昏昏沉沉地好像在茫茫的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船隻，沒有了方向也沒有前途。這樣的青春是可惜的可悲的。

但，在這個階級重疊的社會裏，也有一些人（而且越來越多）把他們的青春發揮得異常美好。他們有理智，有熱情，勇於正視現實，不悲觀是非，認清敵友，在這個夜幕下的大地腳踏實地在創造幸福，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為人羣解除桎梏；也真誠地幫助朋友走向光明道路。有勇氣的，也正準備着自己能成為大時代潮流中的戰士。

一個人能否跟得上時代的步伐，站在大時代的最前頭，為人羣謀幸福，就憑他在這青春期的努力與否來決定。因此，把握了青春的活力就顯出我們的生命已經開始走上康莊大道了。

讓我們都唱起歌兒吧，用活潑的，健康的，熱情的歌聲向大地的一切示威：「我們的青春，像烈火樣的鮮紅，燃燒在戰鬥的原野；我們的青春，像海燕樣的英勇，飛躍在暴風雨的天空。」

青春

馬岡

「救命呀！我痛死了，阿明兄，阿爸，你快來呀！……」
 「我求求你饒了我吧？我……」
 「阿秀兒，你醒醒吧！別再我的心碎了。」三多嬌眼淚早叫已流乾了，她不想再哭了，她只覺得什麼都是空虛的，無味的，假似的，做人一點意義也沒有；看看躺在床上的阿秀，回憶一下過去的一切，都像做夢似的。
 「哼！你，你吃人……我要說，我要告訴人家……」
 「阿明兄，我沒有面見你了，嗚……嗚……」阿秀哭得非常淒慘。

「啊！三多叔母！」急促明信地跑進來：「啊呀！你就是阿秀，你就是阿秀？」看了阿秀一眼，他愣了。
 「哈哈！你吃人，哈哈，我……」阿秀卻狂笑起來。
 「哦：明白了！一切都明白了。」信明突然叫了起來：「我要找回以前的阿秀，我要向你要……叔母！我剛才在大馬路又看見三多叔被抓了，我回來，我想辦法。」
 「哎！我的天呀！辦法？辦法已經完了呀！……」
 「三多嬌呀！不好了！」外面突然傳進一陣混亂的聲音：「阿成在大馬路給吃風車撞死了，你快去呀！」
 「啊！」信明呆若木鷄。
 「成兒！你等我來，我……」
 「三多嬌倒地下，蓋上眼皮，什麼也不知道了。」
 「這還了得，這還了得……」
 「阿爸，阿媽，弟弟，你們拋棄了我……」阿秀從夢中驚醒，哭道：「我以後要怎樣活下去？我是沒有用的人了，我是廢物……嗚嗚……」
 「不？」信明緊握着她的手：「阿秀你是好人，你還得活下去……」

去，我還是和從前一樣地愛你，許多人都喜歡你，你是好人……」
 「嗚，嗚！我沒用了，誰去救救我的爸爸？嗚……我完了，什麼完了……」
 「我去，我去救你的爸爸！」信明毫不猶豫地承擔這個任務。
 「嗚嗚……」
 「阿秀，你別哭了，我去馬上的爸爸，也是我的爸爸，我救友幫忙，好嗎？你在這兒等一會兒，我會回來的，這邊還有很多事情須要我們去幹，我們還得想法子去根絕這種慘事，使它不會再發生：我去了，再見！」
 阿秀抬起頭，用含着深情而感激的眼睛望着他的全身，無力地點一下頭。
 信明走到門外，天空中正滿佈着黑雲，狂風在怒吼着……
 一九五四月四日二脫稿

工人之家

(獨幕劇)

無默多

亞蓮：周先生，如果方便的話，你可否告訴我，等他回來了，我代你轉告他。

盛利：噢，不用，不用了，我反正沒有事，在這兒多坐一會也不要緊的。

亞蓮：那麻煩周先生了。

盛利：那裏，那裏，這是應該的。

(盛利直瞪着亞蓮，亞蓮有所發覺，心露不安，仍舊搖着籃，偽裝若無其事。)

盛利：(謙遜)葉太太，你很忙吧，生活過得好嗎？

亞蓮：(勉強應付)還好，像我們這種窮苦人家得過且過，那裏比得上周先生呢？

盛利：過獎，過獎，嘻嘻，葉太太，我想一個人有得享受總是應該的吧。

亞蓮：.....

盛利：其實，一個人生在世，爲的是甚麼？還不是想得到享受嗎？葉太太，你說對嗎？

亞蓮：(被盛利的甜言蜜語所感動)對是對的，但是，像我們這樣，只有窮一輩子，唉。

盛利：(乘機)是啊，照葉先生這樣做下去是不會有出路的，我真不懂，你們怎樣能生活下去呢？

亞蓮：唔，說出來，周先生可不

要見笑，我們連每日三餐都成問題呢？

盛利：哦，真可怕，像這樣的生計，如果是我，早就去自殺了。

亞蓮：周先生，自殺也不是根本的辦法呀。

盛利：哈哈，我不過說說玩的，其實，辦法嗎？總是有的。

亞蓮：(歡喜)周先生，你有好的辦法嗎？

盛利：(遲疑)唔，有是有的，不過，我怕葉太太不肯接受。

亞蓮：周先生，你儘管說吧，就是怎樣苦的事我都肯幹的。

盛利：那很好，我的意思是：.....

亞蓮：(疑惑)周先生，你是說離開這兒就有辦法了。

盛利：葉太太，只要你能够不要享福的話，只有離開這兒，永遠不回來就是了。

亞蓮：(失望)周先生，你這是甚麼意思？

盛利：(微笑)葉太太，請你別誤會，我是爲你着想呀。其實，像你這般年青便在受苦，我心裏實在難過。(靠近亞蓮，摸其手)

(爲了你的幸福，爲了你

的前途，你就答應我吧。我.....

亞蓮：(退避)周先生，你發瘋了。

盛利：(逼近)我沒有瘋，嘻嘻，我，我太愛你了。(兩手緊按住亞蓮之雙臂，欲吻她。)

亞蓮：(驚慌的掙扎着，欲爭脫其手)周先生，你，你不能這樣.....

盛利：(亞蓮於慌亂中，猛力打了盛利一把掌。)

盛利：(老羞成怒，好呀，你敢打人，你簡直想死了。)(更逼近亞蓮)

亞蓮：(忙開門)噢，原來是陳門外有敲門聲，兩人均愕住，盛利馬上鎮定下來，亞蓮忙整理好蓬亂的頭髮。

亞蓮：誰呀？

益興：是我，我是益興，亞民兄在家嗎？

亞蓮：(忙開門)噢，原來是陳先生，亞民出去還沒有回來呢？

益興：(益興匆忙進，見盛利在不語，盛利不加理會)

亞蓮：噢，你們不認識吧。來來我替你們介紹，(指陳)這位就是亞民的好友陳益興；(指周)這位是亞民的老友周盛利。

益興：噢，周先生，你好，盛利：(心中不快仍勉強應付)

好。

亞蓮：你們兩位請坐。

益興：不用了，我要去找亞民兄了。（欲出）

亞蓮：陳先生，你到那裏去找他呢？

益興：我相信可以找到他的，他一定是在源宜兄家裏（匆忙出）

（朝川和朝英牽手上。）
朝川：媽，陳伯伯來了，有甚麼事？

亞蓮：沒什麼的，朝川，你不教你妹妹讀書嗎？

朝川：要的，我現在就教她。（對朝英）妹妹，我們讀書吧。

朝英：好的。

（朝川打開書包，拿出簿子來，教朝英寫字。亞蓮又做針黹，盛利沈默了好久，有點不耐煩。）

盛利：葉太太，我還沒有向你道出我的來意，關於前次亞民兄借的那筆錢，今天已經到期了。前天，亞民兄說今天六點之前還清，並且還答應我，如果過了六點不能交清，只好拿東西抵押品了。

亞蓮：周先生，你這是甚麼道理呢？

盛利：哈哈，要講道理嗎？你總不會不知道借錢要還這個道理吧。

亞蓮：借錢固然要還清；但是，總不能這樣威逼人呀。

盛利：（怒）媽的，誰在威逼你，你說，你說。（亞蓮顯

然被他的怒威所嚇倒，不敢作答。）

盛利：告訴你，不要把你的眼睛放在頭頂上，瞎看了人。

（盛利巡視房中的陳設品）媽的，連一件值錢的東西都沒有，真是活該。（盛利之視線轉向朝英）葉太太，現在東西不要你的

，我要以人來作抵押品了。嗯，這孩子還長得不錯倒是可以做抵押的，對不起，我要把她帶走了。

（說完，不管亞蓮反對與否，便上前要把朝英帶走，朝英忙奔向亞蓮身邊，面露驚慌之色，亞蓮緊抱着朝英。）

亞蓮：（悲痛）周先生，你不能這樣不講理的，你要別的東西，我盡可給你的。

盛利：誰要你這些一文不值的臭貨，不必多說了，我要的是這孩子。（上前拉朝英，亞蓮緊抱不放，朝英驚哭。）

亞蓮：周先生，你不能這樣，你簡直是強盜呀。

盛利：哼，你到底放不放？

亞蓮：（堅決）不放，你敢怎樣？

盛利：不放也要你放（一手推開亞蓮，一手拉着朝英，亞蓮終於被推開，盛利拖着朝英開門欲走。）

朝英：（大哭）媽，我要媽媽。

亞蓮：（又奔去拉住朝英）天啊，你這個強盜，你不能把她帶走，我要我的孩子。

盛利：媽的，你真的不放？

（正在拖拖拉拉的當兒，益興和源宜匆忙上。）

益興：（同時）甚麼事呀？

源宜：（同時）甚麼事呀？
亞蓮：噢，你們來得正好。（指周）這強盜，要把朝英帶走。

益興：（看了周一眼）豈有此理？

源宜：這簡直是日無王法了。

盛利：（知事不妙，但態度仍倔強）不干你們的事，請你們少管。

益興：（憤怒）甚麼，你想在這兒逞兇嗎？

源宜：（不服）我們偏偏要管。

盛利：既然要管，把錢還給我。

益興：（滿不在乎）奇怪，誰欠你的錢？

盛利：反正她欠我的錢不還，我就把孩子帶走，你們不高興，就把她欠我的錢還我。

益興：不還。
盛利：不還也好，我要帶走。（欲走）

源宜：慢點，你不要以為你有兩個臭錢，就在這兒作威作勢。我警告你，趕快把孩子留下。

盛利：沒有這樣便宜的事。
源宜：（大聲）你放不放？
盛利：（挺胸）不放，你們敢怎樣？

益興：（憤怒）我敢打你。
（益興和源宜衝上圍打盛利，盛利不敵，終被打倒在地。）

亞蓮：（驚慌）好了，快不要再打了，鬧出命案可不是好玩的。

（益興和源宜住手不再打，盛利於地上呻吟了好一會，終於爬起。）

益興：哼，看你下次還敢行兇。

盛利：好，你們敢打人，有種的不要跑。（狼狽下）

（益興和源宜見盛利下，不覺哈哈大笑。）

源宜：今天算留了他的狗命，看他下次還敢逞兇。

亞蓮：今天，虧得你們兩位幫忙，真是感謝。可是，那強盜一定心有不甘，我怕以後他會找我們麻煩。

益興：怕他甚麼？

源宜：你不用怕，有甚麼事我們兩個負責就是了。

亞蓮：那怎麼可以呢？

益興：不要緊的，大家都是自家人，算不了甚麼的。

（亞民匆忙上）

益興：唔，亞民兄回來了。

亞民：你們都來了。

（亞民臉色陰沉，來回踱着，從褲袋中拿出一疊鈔票來，遞了一些給亞蓮。）

亞民：蓮，這些錢你拿去買東西，你們都很餓吧。

亞蓮：（驚奇）民，你這些錢從那裏來的？

亞民：（不耐煩）你不用問了，趕快去買東西吧。

（亞蓮取籃欲出，盛利帶

了暗探和四個警察匆匆上。）

盛利：（指益興和源宜）兄弟，就是這兩個混蛋。

暗探：（命令）把他們兩個扣起來。

（四警忙上前，從褲袋中拿出手銬。）

益興：這是怎麼回事呀，爲甚麼亂扣人？

暗探：哼，青天白日打傷了人，還在裝傻，真的混蛋。喂，那個是叫葉亞民。

（暗探進來時並不注意亞民，現在才把眼光投向亞民，細心一看，不覺呆住。）

暗探：哦，原來是你，來人啊，把這個同時扣上。

亞蓮：你們不要亂冤枉好人呀，他犯了甚麼罪。

暗探：（狡笑）哼，他犯了甚麼罪，光天化日下盜劫錢財真是罪過。

亞蓮：（奔向亞民）民，你……：……：……（悲哭）

亞民：蓮，我雖然盜劫錢財，但是我並沒有錯呀！

暗探：（冷笑）哈哈，當了強盜還敢強辯沒有錯。

源宜：亞民兄，我們雖然窮，就是餓死了，也不應該當起強盜呀。

亞民：我是不願意當強盜的；但是，爲了不忍看着孩子們

餓死，我只好當強盜了。（精神有點不正常）哈哈，強盜，強盜，我不是強盜。那些資本家剝削了我們工人的勞動果實，坐着享福，他們難道不是強盜嗎？他們才是真正正正的強盜呢。

暗探：瘋子，簡直是個瘋子，來呀，把他帶走。

亞民：不用催促了，我自己會走的。（對亞蓮）我對不起你，使你受苦，請你寬恕我。我走了後，你要好好的養育兒子們，叫他們去創造新社會，我就是死了，也是甘心的。

暗探：不要囉蘇（口旁）了，走走，快走。

亞民：我要走了，朝川朝英，你們都過來。

（朝川和朝英同時走上前去，亞民望着孩子們，禁不住流下眼淚，一一緊抱過。）

亞民：孩子，爸爸要離開你們了。以後，要好好聽媽媽的話啊，爸爸不久就會回來的。

朝川：（哭泣）爸爸。

朝英：不，我要爸爸。

亞民：我走了，但願我回來的時候，這屋子裡不再充滿着飢餓者的哀哭，而是勝利者的歡笑。再見了，蓮，望你保重。

「寫作態度」與「待人態度」

建章

寫作是應該反映現實的，在今天的文藝思潮里是被肯定了。反映現實不但是寫實實在在的東西，而且還要完整的，具體的，有意義的去反映現實，才能負起時代的使命的。一切片面的，虛偽的，歪曲的和腐朽的文藝是應當拋開的。

在目前的星洲，有些所謂「作家」，他們的寫作態度和待人態度是極其腐化的，因此，他們的反映實是片面的，單純的，寫出一些超現實的和傳奇的故事，或寫些只會令人一笑的無聊文章，甚至去找些特殊人的私生活來寫，而引起一場小風波，這就是所謂反映現實。還為自己辯說：「我那一點不是反映現實呢？我寫的都是實實在在親眼看到的東西。」是的，我們是不能否認他這句話其實毛病正是出於這句話上，所謂「造謠也有三分事實。」就是在說明這一個事實。又有些人對寫作態度和待人態度沒有清楚的了解，因此就會有種種的誤會發生。如在耕耘第三期里有封鍾先生致小文牛的信，他強調說：「人生在世界上只不過是短短的幾十年光陰，我們又何必去開罪人家呢？」這句話是他的待人態度絕非他的寫作態度，這根本是矛盾的，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他在寫作上必然是與生活脫離的。

寫作態度與待人態度，只要是同屬一個人的，那麼這必然是從一個思想，一個觀念出發；更簡單的說，就是從他的人生觀出發。待人採用什麼態度，在寫作上也必然會表現這個態度，無論你怎樣偽裝也是徒然，狐狸在興奮的時刻總會露出尾巴的，只不過是較難看出吧！因生活是人活動的整個過程，在這過程中是表現人與人之間的接觸和待人接物的態度，這是一個作家的要緊生活體驗，若你的待人接物是不正確的，那麼你所體驗到的題材也是會不正確的，因此寫出來的作品也是不正確的。人家說由一個作家的作品可看出他的思想，就是這個道理。若說寫作態度是不正確，而待人態度是正確的；或寫作態度是正確，而待人態度是不正確的，會產生出正確的作品，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思想是支配着人的一切，理由是：一個人不可能同時具有兩種不同的人生觀。若真的有的話，那作家應是廿世紀的奇蹟吧！打個比喻，一隻船的舵手，他是必然要有正確的航海技能；如看羅盤，計算航綫……船才可能到達目的地，一個作家也是這

樣，他必須要有正確的待人態度，才能建立正確的寫作態度，

才可能產生正確的作品，若沒有正確的寫作態度就沒有正確航海技能的舵手；是不能達到目的地的，這也正如喜愛嫖妓女的人，他決不會想到妓女的痛苦等問題，只會想到有錢就可以玩妓女，妓女就能滿足自己的性慾一樣，我們想想看，在觀念上和出發點上都是錯誤的，難道寫作的表現會有正確的產生嗎？單以待人態度來講，不俱沒有正確的待人態度，就不會有正確的作品產生，而且也會引起人們對作者的反感，如最近有一位詩人，因為抄別人的一篇詩，就受許多人的攻擊，他為什麼會這樣的被攻擊呢？為什麼別人不去指正他呢？原因是他的待人態度是不正確的；會有些比他程度低的人，因羨慕他的才能去請教他。他卻給他們回答說：「你們有什麼資格。」由此可以看出待人態度的正確是每個文藝工作者必須具備的，這樣他的作品才會正確才會得到羣衆的愛戴，方能真正地負起時代的使命。

在目前也可以看到一些，自吹自擂，為自己辯護的文章，或是用文藝的旗幟來做發牢騷的工具，這種文藝我們應該澈底的反對他，如本坡的所謂「青年的作家」的作家，自己本身搞「亂愛」的，卻寫些正確戀愛觀的歪曲文章，自己寫黃色的文章，而又自己寫文章說那不是黃色的，他在刊物上常登些稱自己的刊物為「孤軍突起」「孤軍應戰」並號召人家去擁護黃色女作家……其實人家已是拍手大笑，他還在喊口號；總之，這種的寫作態度與待人態度是要不得的。

這種的毛病，在這個社會里是隨時可看到的，其主要的毛病寫作態度和待人態度沒有正確的把握住，只看到自己的利益不看到羣衆的需要，因此寫作不能從羣衆出發。無迎合羣衆的需要，把握住現在正在發展中的文藝思潮。切不可否認的，那種的毛病會在某個時期是能起作用的，可是歷史是永遠前進的，一個時代是跨過一個時代走的，若我們停留在時代的歷程中，而想時代也停留下來，那是錯誤的。我們也才能抱着一不輸人家也不想勝人家。」的觀念來寫作，來看人生，我們應該面對着現實，針對着社會而來寫作。每個有正義感的人，每個有靈魂的人，不必為着本身的缺點而憂慮或失望，只要拋下了舊包袱，走上新路程，來共同負起新文藝運動的使命，為着馬來亞的文化前途出一份力，共同把這文化沙漠綠化起來，是我們的義務，我們的使命！

肉乾肉絲

(美) (珍) (香)

南島著名

號一十七牌門(讓班路即)律槽梧坡小坡嘉新

BEE CHUN HENG

No. 71, ROCHORE ROAD, SINGAPORE.

TEL: 34625

五二六四三：話電

DRIED SLICED & MINCED PORK.

本號特聘名師精工配製
 採用最滋養豐富原料焙
 製香脆肉脯肉乾肉鬆等
 氣味芬芳清香適口焙煉
 得宜久藏不壞較他家誠
 有天淵之別用以餽贈親
 友又為最高尚之禮品如
 蒙惠顧請認明一美珍香
 一獨家製造招牌為記外
 埠函購壹磅起碼先將貨
 款滙來列明地址山郵奉
 上決不有悞也

美味可養肉乾絲

珍饈佳品最相宜

香脆爽甜堪適口

號譽星馬業皆知

美珍香披露



新華膠鞋

新華公司樹膠製造廠

新加坡坡坎美律四十二號 電話：四九八六
 分廠：新加坡山德拿路四十五號 電話：二九六四

紙： | 的 | 愛 | 界 | 學 | 來 | 及 | 新
： | 報 | 讀 | 最 | 生 | 亞 | 馬 | 市

新報

版出六，四，二逢每

A 號八五一街絲絲市新：址地

九三七一：箱信 七五一六：話電

SIN PAO PRESS, LIMITE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言論公正
 新聞翔實
 副刊精彩
 版式活潑

建立健康理論
 反對色情文化

定價：
 每份一角五分
 每月一元八角